

圓覺文摘

人類心靈三面向——理性、感性與願性

圓覺文教基金會 編製

前言：

「理性、感性、願性」是心靈的三個面向，是人人都具備的。這三個面向都非常重要，缺一不可。

太「理性」了，心裡會覺得空虛、不足，所以，就會把環境弄得美美的，或是唱唱歌、看看電影、出去郊遊旅行，那都是在滿足「感性」部分的需求。團體中若大家都「理性」，沒有「感性」，就會像沒有潤滑油的機械一樣，常會碰撞；有了「感性」這一部份，大家和樂融融，工作效率大增。

至於大家較不清楚的「願性」，它那大無畏、不可思議的力量，卻在冥冥中主導著你我的人生方向！爲了免於渾渾噩噩過一生，我們努力去發掘自己真正想做的到底是什麼。——「願性」人人有，不然不會來做人。

三面向的最高層次都是「直覺」，而恢復「直覺」之道，就是要追本溯源，回到自己的菩提心（或稱本來面目、本心）；而要回到自己的菩提心，必須將或內心中許多的假設、認定……等執著統統放掉；而要放掉諸多執著，則必須藉由修行才能做到。

回到菩提心，並讓菩提心發揮作用的過程，就是認識自己、了解自己的過程——而那也是佛法所說的「明心現性」。這個方法，乃是人們追求圓滿人生必經的路途。

爲了讓讀者對自己的心靈有更完整的認識，特別將梁乃崇教授講述的相關資料彙整成書，期望能對眾生有所幫助。

圓覺文教基金會編輯群謹誌

TEL：02-2389-3366

FAX：02-2361-9265

E-MAIL：service.oah@msa.hinet.net

地址：10046 台北市襄陽路 6 號 2 樓

理性、感性與願性

〈要目〉

◎ 理性、感性與願性·····	03
◎ 談願性·····	25
◎ 願性的特質與威力·····	33
◎ 願力的層次·····	37
◎ 發願、實踐與迴向·····	46
◎ 愛的四個層次·····	65
◎ 慈悲心的威力·····	72
◎ 美在哪裡·····	74
◎ 求真求實、追根究柢·····	78
◎ 梁師大願之實踐——「修行指引資料庫」的建立·····	87

附錄：圓覺文教基金會簡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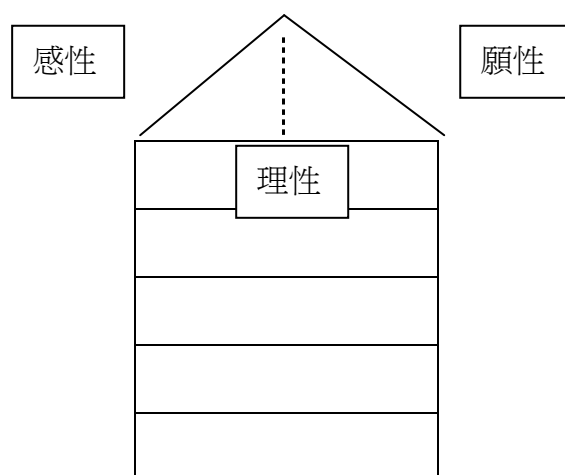
智崇居士簡介：梁乃崇笑談人生轉捩點

理性、感性與願性

心靈三面向與其他知識系統的比對

理性、感性和願性是心靈的三個面向，三者是一體的，是互相關聯的；而不是說我們心靈可分成三個類別。更進一步地說，三個面向並不是各自獨立的、斷滅的，而是相互含攝的——意即：理性中含攝感性與願性；感性中含攝理性與願性；願性中含攝理性與感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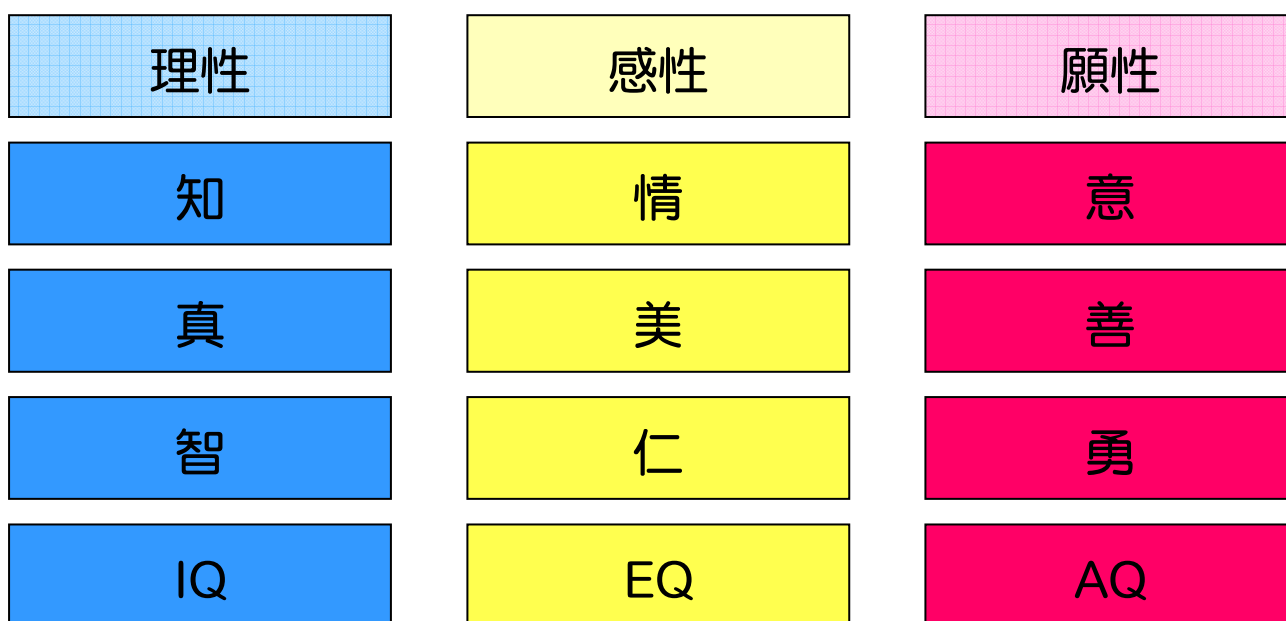
每一個面向，都由低至高，有不同層次的境界。境界愈高，心就愈空靈、愈具足；境界愈低，就愈重濁，並且常感缺乏不足。三者的運作是整體的，不能切割開。



(圖一：心靈的三面向)

現在我就用這三角體來代表這三個面相（圖一），並且列出它們的對照關係（圖二）。我們看到，「理性」可以對照到大家熟知的「IQ」，或智仁勇的「智」，或真善美的「真」，或知情意的「知」；「感性」可以對照到「EQ」，EQ 這個名詞差不多出來了十年，我們譯成情緒商數，另外對照到智仁勇的「仁」，真善美的「美」，以及知情意的「情」；「願性」可以對照到「AQ」，AQ 這個名詞才出來一、兩年，我們譯為挫折商數或逆境商數，另外願性還可對照到智仁勇的「勇」，真善美的「善」，以及知情意的「意」（志）。

這三個面向，人人都有，只是顯現的強弱有別。一個健全的人，這三個面向必然皆有適度、平衡的發展；如果其中有所偏頗或不明，身心就不會圓滿具足了。



(圖二：「心靈三面向」與其他知識系統的比對)

理性是在求知、求真、求智

我們先來看對照於理性的 IQ，大家都以為 IQ 高就是聰明。我們做智力測驗，實際上是在測量思考的速度。所謂 IQ 高，就是思考速度快。有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大家都說愛因斯坦很聰明，他的 IQ 很高，有 180，可是他在做學生的時候，成績並不好。假如要用這個成績來猜測他的 IQ 的話，那肯定是不高的。

我們的智慧是屬於理性的部分。理性是在求真、求智、求知。求知的重心在懂不懂，所以，如果對重視理性的人說：「你不懂！」那真是奇恥大辱！理性的特徵就是要「懂」、要「知」。

感性是在求仁、求情、求美

再來看感性，感性求的是仁、是情、是美。如果是一個藝術家，他追求的是美，重點就是有沒有情！有沒有情就是有沒有好感，這一部份就屬於「感性」。

如果「真、善、美」裡面，只能選一個的話，我選的是「真」；有人會選「美」，那他是屬於「感性」比較重的人；選「善」的話，是「願性」比較重的人。「智、仁、勇」裡面，你比較喜歡哪一個？喜歡「仁」的話，那你是「感性」比較重的人；喜歡「智」的話，那就是「理性」比較重的人。

我們每個人從過去以來一直都這樣：如果太理性了，心裡面就會覺得空虛，會覺得不足。爲什麼呢？因爲另外兩邊沒有被滿足、因爲心裡面有需要。所以，在生活裡面，就會想把環境弄得美美的，這樣才會覺得舒服，也比較不會枯燥乏味。

現代社會很多人的工作都偏重在理性，但是，工作並不是人生的全部，因此，生活還是需要感性這方面來調和。譬如唱唱歌、看看電影，要不然也要出去郊遊或旅行，那都是在滿足感性這個部分的需求。如果一個團體大家都很理性，沒有感性，就會像沒有潤滑油的機械一樣，常常會碰撞；有了感性這一部份，大家在工作、相處的時候，就會有潤滑作用。

有些人很厲害，能夠掌控別人的情緒。他要你高興你就高興，要你生氣你就生氣。——能夠這樣，當然是他先把自己的感性掌握得很清楚。這個能力，可以使一個人事業成功，非常重要！如果這部份掌握不了的話，事實上，不論是對人或團體，都會比較難掌握。

以前吳大猷就常講：「人是最難搞的，搞物理都很容易。」爲什麼人比較難搞呢？因爲他有感性，你不懂感性，當然就覺得難搞了；如果懂的話，人也是好搞的。對於物，只要用理性去對待它，大概都可以把它搞定；但是，生命就不同了，生命除了有理性之外，還有感性，你一定要懂得感性，才能夠把握它。

願性是在立志、求善、求勇

再來就是「願性」，「願性」是什麼呢？願與「意」、「善」、「勇」有關。我們從小讀書，一定寫過一篇作文：我的志願。這就是在探尋自己的願性、意志與人生方向，這些都是「願性」。可是現在這個部分被我們忽略了，因此心靈就有三分之一沒有被照顧到。

譬如說，有些人上大學要選什麼科系，是爸媽幫他決定的。很多讀醫學院的學生，自己根本不喜歡醫學，是爸媽要他讀的，或是隨著社會的價值觀去讀的。後來他也做了醫生，但這不是他的志願，他這一生真的會很痛苦。這個現象就表示我們還不瞭解「願性」是什麼，如果大家對於「願性」清楚的話，就不會犯這種錯誤了。

說到這裡，大家就可以瞭解到心靈這三個面向是同等重要，缺一不可的，如果只重視其中一個或兩個，而忽視其他的，必然會使心靈感到痛苦。

思議所不及、不思議，但清楚、明白、 般若智、何期自性能生萬法
聰明智慧 接受多「假設」，得多結論
形而上的、理智的邏輯論證
思惟
沒有系統的想東想西

(圖三：理性的層次)

理性的層次

我們就由淺至深來談理性（圖三）。你常會想東想西是吧？那「沒有系統的想東想西」的心就是比較低層次的理性。「思維」是有系統的，如果你有系統地想，就是比較高層次的理性。更高一點的，就是形而上的「邏輯論證」。像偵探抽絲剝繭地把真相找出來，就必須有很清晰的邏輯論證能力。

比邏輯論證再上一層就是「聰明智慧」，在這個層次，他可以接受的假設是多種假設。不同的假設，經過邏輯論證，就會得到不同的結論；多種假設透過邏輯論證，可以得到多樣的結論。有「聰明智慧」的話，就可以接受很多不同的假設，即使是相反的，你也可以接受，甚至可以拿來用，這樣的理性層次，就達到了「聰明智慧」層次；如果你只能接受一個假設，其他的假設不能同時接受，特別是相反的更不能同時接受，那麼，你的「聰明智慧」就還沒有到達那麼高的層次。

直覺能生萬法

那更高一個層次是什麼呢？就是「思議所不及」，也就是邏輯論證達不到的地方，是不可思議的，但是又清楚明白，到了這個境界就是「般若智」了，是屬於一種直覺，這個直覺能生萬法。當我一講到這個層次的直覺，就跳得太高了，好像不太容易懂。但是，我要提醒各位這一層次的直覺，是你每天都在用的。

譬如有一天你拿著榔頭釘釘子，不小心敲到手了，痛不痛？那種立即的痛感，那麼清楚，是經過思辨的嗎？沒有，那個就是「直覺」。譬如說，這個三明治到底好不好吃？你要經過思維、邏輯論證，才知道它好不好吃嗎？不需要啊！一看就知道的。所以，我們在做非常多事情的時候，根本都是在用直覺，但是，問題是你常常不承認你有這種東西，你以為你沒有，實際上我們是有的，而且時時刻刻都在用！雖然直覺人人有，但要清晰地知道並自在地運用直覺的能力，還是需要鍛鍊的。

邏輯論證的結論要經過查證

有了「假設」，經過邏輯推論後，就會得到一個結論。「假設」是你自己定的，你可以定 N 個「假設」，也會得到 N 個結論，這只是邏輯論證而已。但是，我們在做邏輯論證的時候，是不是很嚴謹？《列子》裡面有一個「亡鈇臆鄰」的故事，說有一個人掉了一把斧頭，心裡就猜測是鄰居的孩子偷的，於是他看這小孩的行爲、走路就像賊，再看他臉上表情也像賊，聽他說話也像賊，看他所有動作、態度，沒有一樣不像賊。沒多久，他到山上去挖地，找到了自己的斧頭，這時再看這個小孩時，所有的動作態度都不像賊了。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只有邏輯論證是不夠的，結論是要經過查證的。

所以，查證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，因為這樣才會得到真實的東西。經過邏輯論證得到的答案只是「推論」；而推論——解題的能力，包含前面猜想的能力，就是所謂的「聰明智慧」了。

理性的限制與超越

不過這樣的理性還是有限制的，它的限制是什麼呢？在於它的基礎是假設，一旦假設改變了，後面的結論就會跟著改變。因為這個假設是隨你選的，所以只要選一個適當的假設，你就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結論。所以，邏輯論證並不能證明答案就是真的，一定要經過查證，查證就是做實驗。

但科學的實驗也是有限制的，是什麼呢？科學實驗要能夠重複，而科學實驗是怎麼認知、怎麼判斷這就是正確的證據？證據擺在那裡，它自己不會講：「我是正確的證據！」不會的！而這個查證出來的證據，到底對還是不對？怎麼判斷？我們常說「證據會說話」，其實證據本身不會說話，是人在說的；是在人的認知之下，說出來的呀！因此，最重要的限制是受人的認知的影響。凡是人說的，就不一定正確！所以，法院審理犯案也會有誤判的情形，因為那也是人做的。

我們如何超越這個限制呢？就是要超越到理性之外，超越到沒有假設的「空、無」的層次。若能超越假設，那麼無限的潛力就會出來。套句佛家用語就是「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！能做到「無所住而生其心」就可以超越假設；若「有所住而生其心」，就沒有辦法超越假設。

情感所不及、無量慈悲、憎愛不關心，長伸兩腳臥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
大愛、博愛、先天下之憂而憂
feeling
情感
情緒

(圖四：感性的層次)

感性的層次

接下來講感性(圖四)。感性的最低層次是「情緒」，再往上一層是「感情」，比感情再高一層，就是「feeling」。

「feeling」這一個層次大家都有，我一直要找一個名詞來表達：以前用「感覺」，覺得不對；後來就用「感性」，是好一點，但也覺得不太適合——中文裡找不到適當的語詞來代表，因為會聽錯；找來找去就找了英文字：feeling。這個字，我發覺美國人他們的意思，跟我要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；很奇怪的，跟我們中國人講 feeling，大家也統統都懂，而且很正確地知道我要講的意思，所以，就用了這個字。

比這個層次再高一點，就是所謂的「大愛」、「博愛」，以及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。而大家常講的「慈悲」是在更上一層，是與「情感所不及」、「憎愛不關心」，

常伸兩腳臥」、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」在同一個層次。

感性的直覺層次

所謂的「慈悲」、「無量慈悲」，這個層次已經到了感性的直覺層次了。那是什麼狀態呢？是「情感所不及」——感情到不了的狀況；是六祖所說的「憎愛不關心，長伸兩腳臥」、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」——超越了愛恨情仇，得大自在的境界。

「受」生「愛」，「愛」生「取」

至於 **feeling** 是什麼？就用我自己的經驗來講吧。年輕時候，我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，根本不知道感性是什麼，所以我不懂談戀愛是什麼，也沒有女朋友。可是，有些同學很會談戀愛啊！跟女朋友感情好得不得了。所以，我就問他：「喂！談戀愛是什麼？」他聽我這樣問，就說：「哎呀！你好像完全沒有感情耶……」我說：「我就是沒有啊！那你教我吧！」於是這個好朋友就教我了。可是他怎麼講，我都聽不懂，因為我真的搞不清楚。

那時他就到市面上買了一本《世界偉人情書大全》，厚厚的一本，然後就翻給我看：這個有真感情，那個沒有……我說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他也講不出來，只說：「這個就是有嘛！」書裡面又翻到拿破崙的情書，我們一篇一篇的看，他說：「拿破崙有真感情。」約瑟芬是拿破崙的情婦，她也有回信啊！他說：「約瑟芬沒有，感情是假的。」我說：「我就是看不懂，為什麼她是假的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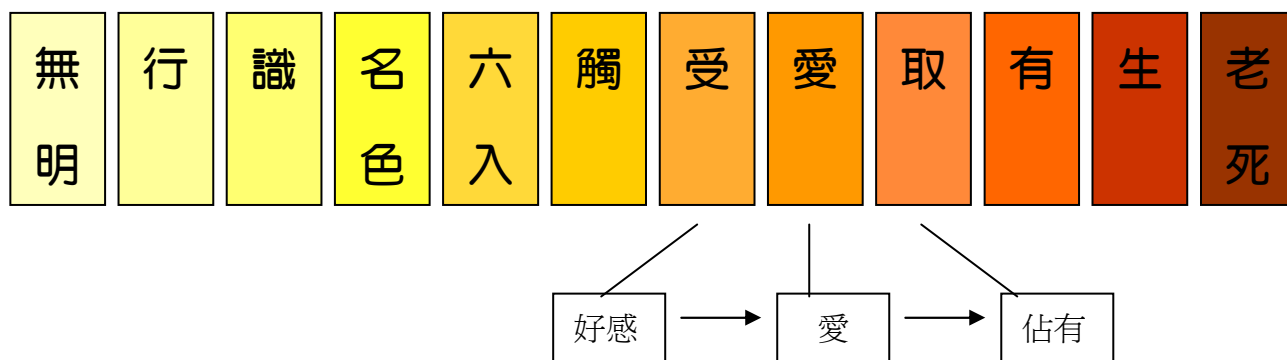
他又要我寫情書給一個假想的情人，我就寫，寫了幾次，他看了以後說：「哎呀！這個不行，你的情書裡面，都是『因為……，所以……』，像『因為你很好，所以我要愛你』、『因為你很漂亮，所以我要……』」我說：「不這樣，不然要怎樣？」我就發覺腦子裡，全都是「因為……所以……」的結構。他說：「你要把『因為』、『所以』拿掉。」我說：「拿掉就沒有了，就寫不出來了。」他這樣很熱心地教了我三個月，最後一天他就說他沒有辦法了，想放棄，不教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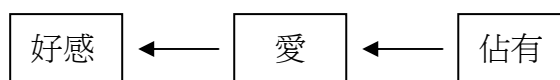
話雖這麼說，到了第二天，他還是一大早就跑來，說：「這是最後一次了哦！實在沒辦法就沒有了。」他就草草的畫了一個圖，說：從你的感覺一出來的，就是真感情；若加上一個理由，那就是假的。他這麼一講我就懂了，我不是沒感覺啊！只是不知道他們講的感情，原來是這個東西。所以，就在那一剎那，我完全懂了。我說：「原來你們講的是這個，我知道啊！而且我有啊！」——這個就是 **feeling**。

懂了以後，我就跟他一樣的「神」了。一對男女走過，不管親密與否，我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們有沒有真感情。

有一天偶然遇到一個朋友，當我和他在聊天的時候，有一個女孩子過來跟他閒話兩句，那個女孩子一走，我就問說：「你們有很深的感情哦！」我這麼一說，把這個朋友嚇死了。因為他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和那女孩子的感情，以為掩飾得很好，怎麼一下子就被我看穿了，真是嚇到他了。從那個時候起，我就知道我真的懂了，因為經過查證了。從那個時候起，我們兩人對自己的能力非常得意，他自認為是天下第一情聖，我說：「那我就是第二吧！」

學佛之後，讀了「十二因緣」，看到「十二因緣」中講「受生愛，愛生取」看到這一段我真是嚇到了。原來兩千多年前，釋迦牟尼佛就懂「受生愛」了——就是由感受直接生出來的，才是真的愛嘛！我只懂得這一個，就自以為是天下第二；而祂懂得十二個，且早在兩千多年前，就已經清清楚楚了！





(圖五：十二因緣及好感、愛、佔有流向示意圖)

沿著十二因緣逆向回來，愛就會一直存在

現在我進一步來解釋(圖五)：我們在愛一個人的時候，事實上，在愛他之前，一定是先有好感，那個好感就是「受」，就是感受、感覺，就是 **feeling**。有了 **feeling** 以後，才會去愛；愛了以後，就會想要佔有、控制。當好感變成愛的時候，好感就沒有了；當愛變成佔有的時候，愛也沒有了，只是佔有。所以，「婚姻是愛情的墳墓」就是這麼來的。

人一定是依著「十二因緣」，由「無明」往「老死」走下來的，走到後來就是生老病死。佛法要我們怎麼走呢？就是要我們逆向由「老死」往「無明」走，這樣就不會往「老死」落下去。所以，在「愛」這個地方，我們不要只想保有愛，你要沿著十二因緣逆向回來，一直保持在有好感這裡，那麼愛就會一直存在，不會淪落下去。而一般講的愛恨情仇，就在「愛」這裡，只要能提升上去，你的愛就會更開闊、更豐富。

所以，我們要回溯，回溯到感受、欣賞的態度這裡，那你就會保有美，也會保有那個 **feeling**，不要隨著習性向外馳求。而且這樣的回溯，可以回溯到「無明」，「無明」過來就是「本明」——禪宗說的「本來面目」，如此就可以一直回溯到「直覺」，這樣的回溯，才是向內心的，才是不顛倒心，心靈世界才會越來越開闊。

意志所不及、超越意志、大無畏，雖千萬人吾往矣、 菩薩無始清淨大願、願力、何期自性本不動搖
信仰、使命感：永恒生命的抉擇
志願：人生的抉擇

意志、可以下決定、做取捨
猶豫不決

(圖六：願性的層次)

願性的層次

接著講願性（圖六）。如果一個人遇事常「猶疑不決」，他的願性就很低；若遇事有所決斷，能「做取捨」，那他就在比較高一點的層次，這是就日常生活的小事情來說的。大一點的事情，比如：做「人生的大抉擇」，或說人生的「志願」，這個層次又要高一點了。再高一個層次，那就有關你的「信仰」、「使命感」，也可以說是「永恆生命的抉擇」，這不只是關於這一生，而是生生世世的生命，你怎麼抉擇的問題了！

願性直覺層次的威力

還有更高的，就是「意志所不及」，到了這裡就超越了意志，他有「大無畏」的精神——雖千萬人吾往矣！這個層次還有一個「無始清淨大願」。菩薩都是依「無始清淨大願」而來的。「無始」就是不知道從什麼開始，就有這麼一個清淨大願，沒有理由，一開始就來的。所以到了這個層次的願性，是既不講感情，也不講理性，就是「我要什麼」！這個層次的願性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，當你達到這裡時，你就會像孟子所說的「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吾往矣！」這就是我要做的，意志非常堅定、無可動搖的，而且非常勇猛的，任何困難都不在乎！

菩薩乘願再來普度眾生，就是沒有理由的，不這樣做，他會不舒服的；他既不要錢，也不要地位、權勢，也沒有什麼愛好不愛好的。這個「願性」，我們覺得不了解它，只隱隱約約知道一點，但是，對人類的影響是很大的，我們大概都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影響。

你的志願是什麼？自己要去找到內心渴望的東西，那個渴望才是你真正的

志願。很多人一直找不到，也不曉得自己要做什麼？因為他自己不曉得要做什麼，所以，爸爸、媽媽要他做什麼，他就做什麼；老師要他做什麼，他就做什麼；或者這個社會價值觀，鼓勵人們做什麼，就去做什麼——這不是渾渾噩噩地過一生嗎？！如果想要活出真正的自己，你就要努力去找，去發掘自己到底想做什麼，每個人一定都有，不然不會來做人。

願性的限制與超越

「願性」也是有限制的。「願性」的限制就是常常認為：哇！我的願望太大了，怎麼行呢？人生苦短啊！哪有那麼大的願力，所以，還是小一點吧！小一點才可能完成，這樣子的話，你的願性就被限制了。像菩薩的「無始清淨大願」，根本不在乎這一生的，他的生命是無限的，所以願性就無限。當你感嘆生命短暫，限制了你的成就，你就要「發菩提心」、「證無生法忍」，這樣一來就能夠行菩薩「無始清淨大願」，而沒有任何限制了。

發菩提心是什麼呢？菩提心就是你的真心，也就是真正的本性；而證無生法忍就是靠近你的真心了。所以，要做菩薩、實踐菩薩大願，就要回到直覺的部分，亦即到了願性的最高層次，那就沒有限制了，這是直覺這個層次的願性。

理性	感性	願性
思議所不及、不思議但清楚明白 般若智、何期自性能生萬法	情感所不及、無量慈悲、 瞋愛不關心，長伸兩腳臥、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	意志所不及、超越意志、 大無畏、菩薩無始清淨大願、 願力、何期自性本不動搖
聰明智慧 接受多「假設」，得多結論	大愛、博愛、 先天下之憂而憂	信仰、使命感： 永恒生命的抉擇
形而上的、理智的邏輯論證	feeling	志願：人生的抉擇
思惟	情感	意志、可以下決定、做取捨
沒有系統的想東想西	情緒	猶豫不決

(圖七：理性、感性與願性的比對)

理性、感性與願性的比對

這裡我們將理性、感性與願性的層次綜合起來看(圖七):這個表是互相的對比,剛剛我們都已經一個一個地說明過了,大家可以就心靈三面向的層次由低至高互相對照,就可以發現他們的對比關係:每一層都類似,都是可以類比的。而到最高一層,我們發現「直覺」是心靈三面向共同的最高境界。

「直覺」雖是心靈三面向共同的最高境界,但在這裡,三面向亦仍有深淺之別:「理性直覺」最淺,「願性直覺」最深,「感性直覺」居中。

什麼是直覺?我們又怎麼讓直覺恢復、展現呢?以下我將一一說明:

直覺就是從菩提心直接去知覺

什麼是直覺?直覺就是從菩提心直接去知覺。什麼是菩提心?菩提心就是你的「能知能覺」,每一個人都有能知能覺,最純粹的能知能覺就是菩提心。

什麼是「能知能覺」?譬如說,我站在這裡,你們看見我了,就是因為你們有能知能覺才看得到,能知能覺就是源自菩提心啊!當然,能知能覺的層次有深有淺,層次淺的還不純粹,要到層次最高、最純粹的那個部分,才是菩提心。用禪宗的話來講,菩提心就是「本來面目」,就是你的真心啊!像前面舉的「你們能看見我」的例子,菩提心一點都不神秘,我們天天都在用呀!

不純粹的能知能覺,一定要靠純粹的能知能覺,才能發揮作用。若說:我的最純粹的能知能覺沒有了,現在我用的是不純粹的能知能覺。——這是不成立的!不純粹的能知能覺要起作用,純粹的能知能覺一定要跟他在一起,否則是無法起作用的,而純粹的能知能覺就是所謂的菩提心!

不是透過思維，也不是透過想東想西，更不是透過邏輯論證，而是用你的菩提心或本來面目直接去感知，那個就是直覺！所以，它是「思議所不及」的。

直覺就是心靈自主的最高表現

能夠從菩提心直接作為，就是「率性而為」，用佛經上的話，就是「率薩埵性」而為，這樣就沒有根據什麼理由。通常我們要做一件事情，是因為有個理由我們才會去做；而沒有任何理由，從菩提心直接作為就是率性而為、率薩埵性而為，直覺就是這樣。能夠達到這個程度，就是心靈自主的最高表現，這個時候，你的心靈不會受到外在的那些條條框框的左右和限制，心裡的東西就能直接發出來了。

很奇怪哦！講到這裡，大家好像覺得很深奧！事實上，很多人都在用哦！我知道很多女生，要試探她的男朋友是不是真的愛她，都要試到很深的程度的！她們希望對方之所以愛她，並不是因為她很有學問，她長得漂亮，她家裡很有錢；而是希望對方愛她，是沒有任何理由的，就是要愛她，這樣的愛，她心裡才會覺得滿足。不能確定的時候，她就會試探對方，我知道很多男生被試得很痛苦。

「直覺」這種狀態的愛、這種的率性而為，是好多人心裡嚮往的；可是，人們卻講不出來；雖然講不出來，又會做！這真是很奇妙！現在，我把它說出來，大家又覺得很深奧、很難懂，真是很好玩的事情！

恢復直覺的方法

那我們要怎麼恢復直覺？就要像前面說的那樣，追本溯源，回溯回去，找到自己的菩提心、本來面目、本心；另外就是要放掉執著，把內心的那些假設、認定……統統都放掉；再來就是學習靜坐，這樣逐步努力、修行，就可以恢復直覺。

佛法講的覺性是所有一切「真」的根本

用我自己的例子來說明：我從很小的時候，就知道自己在找一個東西，可是我不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？但是，我曉得我要找一個東西，這個就是我的願性。

後來上中學的時候，我以爲自己要求的是「真」，當時的學生以爲物理就是在求真，所以，我就去學了物理。學到後來才知道，原來物理也不是真的，爲什麼發覺它不是真的呢？因爲那些大科學家都說：「你們有辦法的話，隨時可以推翻我的定律。」可以推翻就表示那不是真的啊！那時心裡很痛苦，學了半天，原來那些都還不是真的。

可是我還是想求真，所以就開始去學佛，學佛之後才曉得，最真的「真」就是我們的「覺性」，也就是禪宗講的「本來面目」。禪宗講「能、所」，我現在把「能」改成「能知」、「能知能覺」；「所」改成「被知」，這樣比較現代化。「被知」就是只要被我拿到、被我想到、被我看到、被我聽到、被我……都是「被知」。能夠去看這些被知、聽這個被知、摸這個被知，看這個被知的，就是「能知」。

像這本書擺在這裡，你會覺得這是被你看到的嘛！對不對？這本書就是「被知」！當你覺得這是被知的時候，一定有一個能知在。沒有能知，你怎麼會覺得這是被知呢？所以只要有被知存在，一定有「能知」！可是，這個能知，就沒有被注意了。那麼「真心」在那裡呢？就在「能知」、「能知能覺」這裡，這才是真正所謂「真」的根本！

釋迦牟尼佛的另外一個稱號就是「無上正等正覺」，而「無上正等正覺」跟我講的「純粹的能知能覺」的意思是一樣的。所以，佛法講的「覺性」，就是講能知能覺，這個才是所有一切「真」的根本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自己真正要找的是「覺性」，說穿了就是求佛法。這個願望，在我很小的時候就有了，可是要經過這麼長的人生，這麼多波折以後才弄清楚。這股往前追尋的力量是從那兒來的呢？其實就是靠「願性」的力量在推動的。

由此可知：願性對人的影響是很大的！當你深藏的願性實現的時候，你是非常快樂的，你會覺得什麼都不需要，這樣就夠了。

好，我想就講到這裡。謝謝各位。

【現場問答】

問：請問梁老師，經過今天的演講，我感到滿好奇的，像進入到覺性，是頓悟還是漸進式的？率性而為、學習靜坐，對我來講有點模糊，是不是再闡釋一下？

答：事實上，頓悟和漸修兩個都要。漸修就像我們數學裡面：從 A 點到 B 點，如果我每次都是走一半、走一半，那是無限的趨近，但是，永遠到不了。最後要到得了，不能那樣漸進的方式，這時候就需要最後的那一「頓」；而這最後的那一「頓」，是前面做了很多的漸修以後才有的！因為那是從有到無的變化，那個變化你沒有辦法用漸修的方式進去。如果你說：我不要漸修，就等那一頓。那是不可能的，那一頓是漸修之後才有資格做的。至於說率性而為，你必須先悟了「本來面目」、「菩提心」、「真心」，也可以說到了「無上正等正覺」這個水準，你才能夠率性而為；如果沒有到這個水準，那你率的是「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」的根性，也就是率的是識心，不是真心，那就有可能會胡作非為了。

靜坐的目的

至於靜坐是什麼？粗分我們的心，可以有兩種層次，上層是本來面目，下層是識心。本來面目是不生不滅的；識心是生滅的。所謂「生滅心」就是一下子這樣想、一下子又那樣想，這就是生滅；所謂的「不生不滅」就是

不會生出來，也不會消失，一直穩定地在那裡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的。靜坐的時候，可以把生滅心安靜下來，生滅心安靜下來以後，不生不滅心才容易顯出來，這就是靜坐的目的。

問：學習靜坐，恢復自性的過程中，佛法的末那識、阿賴耶識，與西方的潛意識，如何很自然的去導入，區分清楚？

答：我們的識心是很複雜的。從「十二因緣」來看，所謂的識心是什麼？「名色」、「識」、「行」到「無明」是「識心」；而「本明」才是「不生不滅心」。識心的構造很複雜，「末那識」就是指「行」，「阿賴耶識」就是「無明」，這個部分就是西方所謂的潛意識。潛意識的意思，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有這個東西，當然，它的意思也就是無明的意思，無明的含意跟潛意識的含意是類似的。

我們靜坐的時候，你說，這些東西要怎麼區別啊！那難哦！一般人大致上可以區別的是「名色」和「識」這個地方。所以，你靜坐的時候，先把識心靜下來，直到這個成功了以後，你間接的才會進到本明這裡，是有步驟的。

識心受的磨練愈多，直覺就越強

問：您剛才說直覺是最高境界，同時也舉了很多例子。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，我們在生活中有很多的經驗，腦子裡累積了很多的記憶，是不是就會有很多的直覺能力。就日常生活中比較低層次的直覺來講，年紀愈大，經驗愈多的人是不是直覺就愈強？另外，是不是有很多人，天生就具有直覺的能力，那是他前輩子帶來的嗎？

答：很多人對直覺有誤解，好像一個人最好不要讀書，不要有很多知識，直覺才會強。不是！事實上，直覺就是在「本明」這邊直接來用，但是他還是要透過「十二因緣」才能顯出效用。所以直覺本身要接受這個身體、這個世界，並且不斷地互動、回饋，才會強的。不是「本明」以下都不要，大

家對直覺實在有很多誤解。直覺它是要獨立，但不是與「識心」完全沒有關聯。

直覺要靈敏，還是要有很多經驗。譬如說，當你開車的技術很熟練的時候，是不用思考去開車的，即使是非常困難的停車空間，也可以毫不費力就停進去了，這就是靠直覺。如果你沒有那麼好的開車經驗，能憑直覺就停進去嗎？又譬如醫術精湛的老醫師，常常看一眼就知道病人是什麼病，他用的就是直覺，如果他沒有足夠的經驗是不可能有一個直覺的。

所以，直覺並不是無中生有、單獨存在的，它是跟你的識心互動、回饋而產生的。對某些事情經驗愈多，識心受的磨練愈多，直覺就越強。但是我們的教育和我們的文化，都是否定直覺的，所以，我們受的教育越多，工作的時間越長，直覺被否定的次數就越多，最後就萎縮掉了。

小孩子的直覺好像比較靈敏，是因為他的直覺被摧殘的比較少。如果我們的教育文化，是接受而且鼓勵直覺的，那麼人愈老、經驗愈多，直覺就愈強。

被知的都不是能知

問：梁老師，請問您兩個問題：一、我一個叔公九十五歲，他靜坐大概四、五十年如一日，每一次跟他談話，都會有很多生活上的體會。有一次問他：聽說靜坐有可能會走火入魔？」他說：「會，但是沒有辦法解答。」二、我們有沒有前世、來世？這個當然跟今天的主題沒有相關，但是，好像可以延伸到這個層次。

答：一、走火入魔是有的，當你有執著的時候，就有可能會走火入魔。所以，來圓覺宗學的人，我都會教他們「被知的都不是」，用完整的話來講，就是「被知的都不是能知」。被你知道的，就是被知，被知的就一定不是能知；能知是佛性、自性、本來面目啊！我們要求的是能知啊！所以，被知的都不是，這樣就不可能走火入魔。

二、有沒有前世、來世？有。有心靈，就有靈魂；只要靈魂是存在的，就有所謂的前世今生。那麼「心靈是什麼？心靈存不存在？」大家能舉例說明嗎？很難，對不對？但物質是什麼？大家都知道了。

我們經常把這個世界，分成心與物兩類。心就是心靈，物就是物質。物很容易定義；可是，心到底是什麼？我用另一個方式來把宇宙分成兩類：一個是能知、一個是被知。不是能知，就是被知，全部就是這兩類。

能知是什麼？被知是什麼？我們先看，現在我手中拿著這支筆，筆是被拿的，就是被知；當我不拿了，它就掉了下來。我的手能拿就是屬於能知。至於純粹的能知，就比較有深度了，但是，我今天沒有時間講了。

那麼，我們就問：「心」屬於能知還是被知？「物」屬於能知還是被知？「物」一定是被知嘛！是不是？而「心」至少是比較偏向能知的。我這樣定義，就很清楚了。心就是能知，物就是被知。當我這樣一定義以後，心，哦！原來是能知，那心存不存在？是存在的，因為每一個人都有。

每一個人都有能知，我站在這兒，你看見了，你就有能知；你如果沒有能知，你怎麼能看？你就看不見啊！所以，你的能知是存在的，他就是你的心。所以，用能知和被知來定義心和物，清楚得很。

從實際面來看，我們確定我們有能知，這是毫無疑問的。既然能知就是心，所以，心靈是存在。心靈存在的話，靈魂就會存在。所以身體死去、壞掉的時候，能知並沒有壞掉；能知沒有壞掉，心靈就不會壞掉。所以，他就會以我們所說的「靈魂」的狀況存在，沒有壞掉，一直存在。識心還會受到時空的限制，但純粹的能知，乃是超越時空，不生不滅，永恒存在的。

(以上內容是 2005 年 10 月 6 日梁乃崇教授應行政院飛安委員會之邀，演講「理性、感性與願性」。)

生：教育部在規劃中小學教的課程的系統和想法裡，也談三個面向「知、情、意」……與今天老師講的，大致相符合；但層次上恐怕是在理智思辯、感情、意志這個層次而已。

師：哦，其實知識只不過是理性的末端，比那個想東想西的層次還要低耶！

生：我講一下以前寫教案的情形，一篇文章要分別寫出知、情、意三種教學目標，譬如朱自清的〈背影〉一文：「知」的教學目標——文中相關的語文知識要讓學生了解並能運用，這的確是比較低層次的；「情」的教學目標——就是要學生從字裡行間體會作者的父親、從生活的點點滴滴感受自己的父親，那含蓄而偉大的父愛——雖然不及母愛為人所樂道，卻是生命成長中不可或缺的一環；「意」的教學目標——就是啟發學生下決定：要怎麼樣去孝敬父親，或將來要怎麼樣做人家的父親，甚至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……等等，是比較偏向意志的層次。

剛才老師首次提到這個「願性」，並且三個面向都剖析得如此詳盡，真的是聞所未聞，讓我們耳目一新啊！以前也有一些模糊的概念，像教案就要寫知、情、意三方面的教學目標；可是人們通常提到「知性」與「感性」，就是獨漏「願性」，但它對人的影響又是這麼的大啊！

明天老師要到教育部演講了，雖然題目已經訂為「知性與感性」，可是我們都覺得，可以再補上「願性」，因為師父講演的那個流程裡頭，一定會回溯到源頭——直覺的部分嘛！空性嘛！我覺得還是把「願性」帶出來會比較完整。

生：我想補充一下，因為這是有關教育的，台中黃奕立他們的華德福教育，是

從「善、美、真」這個角度來規劃的。他們認為較合乎心靈成長次序的教育應該是：從小就開始培養「善」、「意志力」——willing；再來就是培養「美」——feeling；高年級的時候才培養「真」——thinking。教育部在規劃比較理想的教育，以及老師在教育部的演講，其實華德福的教育是可以納入參考的。

生：中午吃飯時，大家討論了老師的講題，有一個建議是：也許老師可以多加一些小故事，這樣可以讓大家更容易接受和明瞭。譬如說，古時候在蜀地，有兩個和尚到南海取經的故事，或者是國父革命等一些小例子，我們本來以為這些都是屬於「願性」的例子，可是談到後來卻發現，這些事情會成就，不是只有願性的部份，其實另外還有包含其他兩個面向。「願性」不會單單只是「願性」，它必然也包含另外兩個面向。譬如說，國父立志革命，他並非只有願力而已，他還有一份對於中華民族的情感在裡面，這是屬於「感性」的部分；此外，他之所以決定推翻滿清，是因為他長期探究中國苦難持續不斷的病因，是在於滿清政府的腐敗和無能，而這就是屬於「理性」的尋根、究理與解因了。

所以，以「國父革命」這個例子來說，他其實是三個面向都包含在內了；而「理性」、「感性」與「願性」是互相含攝、無法截然切割的。這是我們在吃飯時一起討論出來的，提供給老師參考。也許老師您可以多找一些例子，讓您敘說的內容更加豐富。

師：如果是這樣的話，其實，玄藏去西域取經也是很好的例子啦！那我們就講「西遊記」好了，呵呵！

生：師父將心靈分成「理性」、「感性」與「願性」三個面向，讓我們對於心靈世界的探究，有了更為完整的「導航座標」。以前只講「理性」與「感性」時，「座標」是二度空間；現在多了「願性」，「座標」就變成三度空間。如

此一來，我們所搭乘的宇宙奇航太空船，就有了更完整、更大的螢幕，幫助我們能夠有更週全的視野來探索心靈宇宙。

具體而言，這對我們探究問題、解析問題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比如說，做事的時候，從「理性」層面來看，確實是沒有問題，可是怎麼就是發生了阻礙？一直等到轉了角度之後，才發現原來是「感性」面向出了狀況。原來，要成就一個任務，其實是「理性」、「感性」與「願性」三者都需要發揮，而且三者還要立於同一個水平，沒有失衡，事情才會進展得順利。如果其中一個面向非常的發達，而另外的面向沒有跟上腳步，事情就會發生阻礙。

瞭解心靈結構與運作的全面性和完整性，對於我們不論是探究世事，或是自我內在的修行，都是極為重要的。以前，看事情只從「理性」和「感性」兩個面向來看，心靈的運作就會像是踩在蹺蹺板的兩邊，上上下下或是左右兩邊的來回；加上「願性」之後，整個「心靈視窗」就變成立體的了，心靈行進的穩定性就出來了。如此一來，當我們要去探析問題、解決問題的時候，心靈前進的定位和方向，就會更明確、更周延了。

（以上問答是 2005 年 7 月 3 日連線法會的部份內容。該日法會，梁教授為即將到來的演講，對與會的同修們預演演講內容。該次演講，是應教育部之邀，主講「理性、感性與願性」。）

談願性

我們的心靈有三個面向——「理性」、「感性」與「願性」，這三個面向合起來才是完整的心靈。（心靈三面向，由淺至深尚可區分出不同的層次，詳情可參閱「理性、感性與願性」一文。）

然而，受現代教育的影響，我們往往只會注意到心靈的「理性」面向；雖然理性面向受到重視，卻也只是強調了思惟與邏輯推理的發展，此面向更高層次的智慧、般若智等更深的內涵，則鮮有人知，更別談開展與啓發這部份的能力了。

理性、感性與願性三面向，各面向自有深淺不同的層次；而三者最高層次都是「直覺」；雖都是「直覺」，但是理性直覺、感性直覺、願性直覺亦有深淺之別——理性直覺最淺，感性直覺次之，願性直覺最深。

人受 feeling 的影響，遠遠超過理性思惟

feeling，屬於心靈的「感性」面向，它的深度比思維要深，我們也比較不容易察覺；但是經過修行，它還是可以被覺察的。其實我們的行為受到感性的影響是遠大過理性思維的，那種影響常常是不知不覺的就讓行為跟著感覺走了。

平常我們看到某件事情或某個人，會打從心裏就不喜歡，那就是 **feeling**——是不經過思考的，直覺的就讓你採取行動——躲著他、不理他；然後還會透過思惟，找理由支持自己的行為。所以心靈運作的程序其實是：先有 **feeling** 生出來，產生作用後，才有思維的進行。

處事情時，若沒有經過思維、不假思索就清楚、明白，這表示你處在 **feeling** 的狀態；如果是在思惟的狀態，一定是要想了以後才知道該怎麼做，那就不是用 **feeling** 了。所以我們要鑑別是思惟或是 **feeling**，就看有沒有想東想西了；而

且 **feeling** 的深度比思惟深，比較接近直覺。

這些不同層面的心靈作用，一定要靠自己下功夫去把它們弄清楚。我談的這些，如果你們沒有把自己心靈釐清楚的經驗，終究是無法聽懂的。努力去瞭解自己內在的心靈狀況，是一件重要的事，在未經努力之前，心的各層面是混在一起、分不清楚的；唯有努力下功夫，仔細地琢磨、探討，探討自己的心靈狀態究竟是在思惟還是 **feeling**？唯有歷經一步一步地體察，才能把自己的心靈層次理清楚。

這麼探討之後，你就會發現 **feeling** 的影響力遠大於思惟的。有些人對於事理可以講得頭頭是道，可是卻不會照做；有些時候，即便是經過努力的理性思維之後，往往還是依感覺行事；因為思惟不在內心深處，對人的行為影響是很淺的，而真正具有影響力的，還是來自於內心的 **feeling**。

用願力觀想比思惟、**feeling** 更有力

心靈的第三個面向，就是「願性」。在心靈上，「願性」是比「感性」更深的一個面向。我教大家修簡修法的觀想時，強調不是要大家用思維切入；而是要用 **feeling**、用感覺做觀想，這樣觀想比較容易成功。現在我更進一步告訴大家，如果你用願力來觀想，會更容易成功、會更深入。願力怎麼用呢？就是祈求，也可以說是祈願。比如：祈求本尊在對面空中放光照我、祈求本尊到我頂上、放甘露清洗我身心等等。這麼做，不但比思惟、**feeling** 有力，而且還更簡單。

祈願、祈求，啟動願力好修行

祈願、祈求，其實也是祈禱的意思；祈求的方式就是用願力來修行。願力之所以會有力量，因為祂就是我們的菩提心，就是我們的能知能覺！用祈求的方式，就是啟動我們的菩提心，也代表發動、行使我們的主動權！這個力量來自心靈最深的層面，而這樣的力量也是最大、最深沉的。

一般人認為用祈求方式很沒智慧，而智慧其實是由「願性直覺」生出來的。心靈運作的程序，是由「願性直覺」生出「感性直覺」，然後再生出「理性直覺」；而當我們有「理性直覺」的時候，般若智才會展現出來。「願性直覺」似乎是沒有智慧，然而「願性直覺」卻是智慧的源頭，它是心靈最深層的、最強大的力量。

我們提出「主動權」這個說法，並且一直強調「主動權」的重要性，嚴格說起來「主動權」就是「願力」。願力有一個特徵，它是發自內在、不是外加進來的。它源自於菩提心，所以有無量無邊、無窮的性質，它的力量源源不絕。

我們平常看到很多種力量，多半是外在的力量，這些力量有時會對我們產生壓力，干擾我們的心情、阻礙我們發展；可是願力發自內在，不會阻擾我們，反而可以使我們充滿力量，向外發散能量，完成我們的心願。我們想要修行成道，其力量的來源就是內在發出來的願力。

《圓覺經》特別提到，菩薩力量的來源就是無始清淨大願，所有佛菩薩的力量都是從願力來的。——其實，這也正是每個人本自具有的願力。

「願」的本質是「菩提」

我們讀經文時，讀到阿彌陀佛有四十八大願，釋迦摩尼佛有五百大願……讀者從經文所敘述的內容，看到的是願力的目標，看不到願力。願力無形無相，是發自內在的能量，藉願力的能量可以達到目標。願力大家看不見，卻是動力的源頭，目標達到了，大家就看見成果了；但目標不是願力本身。——我們要釐清兩者的差異。

當年我開始學佛時，就碰到這樣的問題。我們知道普賢菩薩有十大願，普賢是行願第一的菩薩，我一一讀了菩薩發的誓願，並與師兄弟詳加討論，卻不

懂得區分願力與目標的差別，無法掌握到「願」的本質。後來請教華藏上師：「願是什麼？」華藏上師說：「願是菩提心的一部份。」我們雖懂了願是菩提心的一部份，還是沒把願力與目標的前後關係弄清楚。

最近我把理性、感性、願性在心靈的層次一一釐清，才瞭解到「願性直覺」是心靈中最深的層次，而且它的力量最大，也最簡單、最好用。以前以為用願力祈求是迷信、沒有智慧，那時認為要有智慧的修行才高明、才有深度；現在才瞭解，所謂理性表現的智慧，在心靈層次的深淺度來看是最淺的；真正深的，是那些看起來沒有智慧的事！

我能夠釐清這些概念，是有很多因緣促成的。像華德福學校認為，兒童心靈的發展是從 **willing** (意志) 開始，然後發展 **feeling**，最後才是 **thinking** (思考)。兒童七歲之前的生命能量必須用來建構 **willing** (意志)，所以這段期間不可以教兒童知識性的東西，否則他們的心靈基礎會不穩固。他們教育小孩，會先培養他們的 **willing** (意志)，然後是 **feeling**，一直到十四歲以後，才開始教他們如何 **thinking** (思考)。然而我們的教育正好反過來，我自己小時後也是先被教如何思考，學到後來只會思考，根本沒有注意及善用自己的 **feeling**。學佛以後才發覺要有 **feeling**，而現在才體會到要起用心靈深層的願力。華德福學校在八十年前就清楚人類心靈演進的過程，並且重視心靈三個面向完整的發展，不管他們對這三個面向的探索是否有到最深的層面，都已實屬難得，令人感佩！

其次，我得感謝我的肩膀，因為身體的疼痛，用觀想和 **feeling** 都無法解決這個困擾，促使我必須找出更有力的方式，「祈願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我找出來的。所以，麻煩與困擾往往是改進的契機，應好好面對它們，無須埋怨或逃避。

願力強大可以造世界

關於願力這個部分，佛經講了很多，可是佛教徒卻不會運用，這是很可惜

的。《無量壽經》提到：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是法藏比丘的願力所成，當時還是法藏比丘的阿彌陀佛，發願要建立西方極樂世界。讀到這一段讓我很感動，原來願力可以造出一個世界，真是厲害！由此可知，願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，連佛世界、淨土如此偉大的工程都可以建立；那麼一個人若發願要修行成道應該更容易，一定可以成功。若沒有發願，只用 **feeling** 或理性智慧去修行，反而吃力，不容易達成。

【現場問答】

問：我們日常生活中，在食衣住行方面的行爲展現，也一定是先有願力，而後 **feeling**，而後思惟，這個模式嗎？

答：應該是照這個模式，一定有這個順序，但是會忽略不管或跳過去，例如 **feeling** 後就做，或思惟後就做等等。

問：願力是心甘情願的意思嗎？

答：不是，完全不同！心甘情願是被動接受，願力是主動的。

問：願力是從心中發出來的，而心甘情願也是啊？

答：如果是主動願意的，那麼「心甘情願」是與願力有關。

問：如果是主動願意這樣做、或那樣做，是願力的展現嗎？

答：是。

問：如果是決定這樣做或那樣做，那是願力嗎？

答：你講「決定」這個行爲，這不是願力，是願力之下生出來的。

問：剛剛老師講，運用我們的願力有個好方法，就是祈求、祈願的方式。一般民間信仰——拜佛、拜媽祖，向關聖帝君、媽祖祈求的行爲，我感覺是一種向外馳求。如何區別內在願力的展現與向外馳求？

答：做起來的行為像是向外馳求，但做到極深切時，在內心深處是由願力發動的。

問：祈求的心態應該如何？

答：你要從你的本來面目發出來。

問：那在祈求媽祖時，虔誠到內心深處時，也是有願力的？

答：有。在「願力」啟動的情況下，向外祈求媽祖，媽祖就代表法性；另一方面，因為願力由自性發出，所以「自性」就會與「法性」結合。事實上，世間的事情，淺的就是深的，深的就是淺的。

問：前幾天聽某師兄的分享，提到：當我們祈求時，內心很純淨，達到一心的狀態，即自性空的狀態，這樣會跟法性空結合？

答：祈求的時候是向外馳求，但做到深時又和攝心內證結合了。祈求，真正的力量來源是願力，而願力又由菩提心來。要讓菩提心發揮力量，用思惟或 **feeling** 還是遠了一點，而用虔誠的祈求就出來了。

問：在祈求、祈願的時候，必須有什麼儀式嗎？

答：儀式不重要，誠心即可。

問：觀想用祈願、祈求的方式，確實比 **feeling** 更能進入狀態。我正在研究基督教的祈願、祈禱，我認為那是一種滿深沉的心理狀態；而一般人認為基督教注重祈禱的行為是沒有智慧的。我們該如何看待基督徒的信仰文化？

答：不管任何教派，如果他們是對的、好的，就學習啊！我今天雖然強調了「願力」的重要性，但也不要忽略一件事——「感性」和「理性」還是很重要的。我們修行用祈願方式來發揮，然後變得有 **feeling**、有智慧，那是更好的。心靈的各個層面都要完整、不能偏廢。

我以前沒那麼懂願力，現在懂了，自然要加強運用。我為什麼會注意這部

分？因為我的肩膀酸痛，用 **feeling** 觀想力量不夠，後來用祈願方式，發現效果很好。所以，有時候病痛也是好事情。

另外，願性、感性、理性三者無斷滅相，我在敘述時分成三個面向，事實上即使我們覺得自己在思考時，其它的兩個面向也都存在的。若我一開始就合在一起講，而不分別說明，大家就會搞不清楚，就很難說明白了。

問：請教老師，佛教有「道」這個字嗎？「道」與「法」有沒有不同？

答：有點不同。「道」與「法」的關係不宜以高低來論，況且，這兩個字還需要做清楚的定義之後才能比較。

問：願力需與「道」或「法」為基楚嗎？所謂願有多大、力就有多大，若不合乎「道」與「法」，會有力嗎？

答：願不是依道或法，他是從「純粹的能知能覺」出來，它是「菩提心」。

問：菩提心與道、法也是相關嗎？

答：是相關，但有差異。菩提心是純粹的能知。

問：人生的過程中，最重要的莫過於生老病死等課題，假若有人未殘障之前，許願希望健康平安度一生，後來卻殘障或生病了。請教老師，這樣該怎麼看待願力這件事，我們又該如何調整心態呢？

答：願力不能用世俗這些事情檢驗它有效或無效。你是用「分別心」在看願力這件事，用分別心無法了解我要講的 **willing** 這個東西；我講的願力是在無分別層次的，無分別心的願力屬「無為法」，根本不管有效或無效。

如果你想這樣做有效、那樣做無效，這種狀態是分別心、是有為法；我所說的，菩提心發出來的願，是無分別的，是「有這個願心，但不要管效果如何」，這樣才叫做無為法。

有爲法的願，以「效果」來評判對錯，考慮趨吉避凶；無爲法就是發願，沒有世俗上趨吉避凶這件事。能這樣依願而行、毫不退縮，才能大無畏，才能頂天立地。所以我說無爲法的願力完全是內發的、勇往直前的，跟外在的褒貶或成效評估毫無關係。

問：請問老師，「願力」與「意志力」有何不同？

答：「意志力」有「我」；「願力」沒有「我」。

問：有爲法、無爲法的觀念，可否換個方式說：無爲法的願力，是在「因」上行。祈禱或祈願如果是在因上行時，願力是非常大的；如果在果上行，力量就有限了，這是第一點。第二點是，從無爲法的願力出發，其行動的力道會非常大。第三點要談比較深一些，我剛剛內在的感受是，從祈願出發做修行時，入解脫門和出菩提路好像是在同一個時間點做的，此時會產生一股很大的力量。以上是我今天的三個感受和觀點。

師：對！入解脫門和出菩提路同時並進。你這三個觀點很好。

問：老師說「慈悲喜捨」四無量心的慈的本質是無條件的接納，力量是無限大的；今天聽老師講願力，我覺得無條件的接納也等同於「願力」，更能感受到「無條件的接納」力量之無窮。當願力流到 **feeling** 層次的時候，那就是溫暖、關懷、體貼；再流到思惟時，就越來越有「相」的層次了。尤其是在我們要行慈悲的時候，也要使用智慧，才不容易有偏頗，最好能做到《金剛經》的「是名」狀態最圓滿。以上是我今天的感受。

答：很好！

（2005年12月26日梁乃崇教授在台北襄陽精舍共修會上開示「願性」此一主題。）

願性的特質與威力

這幾天我警覺到，來我們圓覺宗學修行的人當中，有一對夫妻現在做得非常好。

雖然他們的表現一向不是很突出，因為他們在理性——聰明才智這方面並沒有很特別；而感性的部分，也不是那麼敏銳，所以並沒有讓人感覺什麼特殊，滿平常的。可是最近他所做出來的結果，卻令人越看越覺得驚訝，不由得驚呼：怎麼能做得那麼好？

現在回想他們從開始到現在，一路走來，原來是在展現願性的特質。而且幾乎每一樣事情都展現出這種樣子，在修行上是這樣，在世間的事務上也是這樣。雖然在理性、感性沒有什麼突出，只要願性做得好，那麼成果就會展現出來。

那麼他們展現什麼樣的事情？其實他們的婚姻開始的時候曾遇到很大的阻礙，周圍的人都替他們擔心，但是他們現在已經有了四個小孩，而且每一個小孩都養得好好喔！他們把自己的家庭做為淨土來追求，也越來越像，像到什麼程度？雖然他們的花費是滿大的，但也滿節儉的。他們現在還買了一甲多的農地，準備要建淨土。最近我還聽說，他們要辦華德福學校，因為他們的小孩有這個需要，因緣際會，所以他們要辦。是新設立的喔！不是現有的。

講到華德福學校也是很好玩，台灣現在有三個，而他這是第四個。三個裡面，一個在宜蘭，另外兩個在台中，台中這兩個跟我們圓覺宗的淵源很深，也可以說他們如果沒有來圓覺宗學修行，那邊的華德福學校是不會辦得起來的。現在又有第四個，也是跟我們圓覺宗有關係。台中華德福學校副校長黃奕立說：「別人看到華德福學校的教育方式會有很多猶豫，不曉得該投入還是不投入？雖然覺得學校辦得不錯，但是又有點怕怕的。而來圓覺宗學過的人，就會非常

清楚，一看就知道這個就是好！若沒有來學，是沒這個眼光的！這個沒辦法……」現在我們知道華德福學校又要增辦一所了。

而在 P 公司——為實現大家的理想而成立的企業淨土，除了我之外，他們是第二個最大的股東。在 P 公司經營發生困難，大家都猶豫不決的時候，他們夫妻對 P 公司的支持無怨無悔，例如要增資，他們就繼續的來參與，也不要求什麼。在活動中他們也沒什麼特殊的表現，也沒有讓人覺得有很大的風采；但是，在意志力上，那種穩定的、堅定的支持，是非常特殊的。

我最近要講願性，當我對願性做了深刻的瞭解，就發現身旁就有這麼一個鮮活的實例。以前沒弄清楚時，這個實例擺在我旁邊，我始終看不見；現在當我把它弄清楚了，就發現這個實例擺在那裡那麼久，我居然一直都沒有注意到！這個實例讓我發現，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：心靈的三個性質裡面，最重要的是願性！

願性是很有力量的，所以有所謂的「願力」；「願力」的力量非常非常強大，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就是靠法藏比丘的願力建成的。

任何一個宗教，願性的成分一定要佔很重才對；如果薄弱的話，就不像宗教了。現在的企業，他們會提出要有願景，就是希望用到願性的力量，但是還不太會用。我們教育小孩都要問他：將來的志願是什麼？並且教大家要立志、要有志願，這就是願性。

願性這個部分雖然或多或少都有碰到，但是瞭解的深度不夠，我們需要在這一方面多下功夫。當一個人立下了一個追求理想的志願，一旦定下來，十幾年後，成果就會顯現出來了；如果願性非常弱，經常猶豫不決，表示這個人將一事無成！

你若問我：「爲什麼要學佛？」我不爲什麼，我就是要學。我什麼理由都沒有，我就是要啊！那個就是願性。在理性上，是要有理由、講道理的；願性需要什麼道理？就是要嘛！

這樣的特質非常重要，就像你教養你的兒女，如果你對他們說：「你就是我的兒女，你好也好，不好也罷。不管你變成怎麼樣，你就是我的兒女，我就是愛你。」這樣的小孩會變壞嗎？做父母的如果這樣的特質不夠，認爲你會讀書才是我的兒女，書讀不好就不是我的兒女。如果有這樣的心念出來，就沒有願力，而孩子變好變壞都可能。如果你是那麼堅定來支持他，他會非常安心，不會給你出問題，什麼叛逆期……都不會發生的。父母親對兒女的愛裡若沒有願性的成分，是不行的；沒有願力支持的話，心會不安的。它的特質就是這樣，沒有理由，什麼理由都沒有。

所以我們做菩薩——我就是要做菩薩、就是要修行、就是要度眾生啊！沒什麼理由！至於你喜不喜歡？喜歡，我也要這樣做；不喜歡，我也要這樣做。如果問你喜歡不喜歡，那就變成感性；一到願性這邊，沒有喜歡不喜歡、沒有好不好、也沒有理由，就是要！這樣才有力量，沒有事情做不成。就算你的理性和感性這一方面都比較不足，也沒有關係，照樣可以把事情完成，非常奇妙！

【現場問答】

問：您說的願性是天生的，還是後天也可以努力？有方法嗎？

答：當然後天也可以努力，但講到方法又是屬於理性的事情了。

問：老師總會有很多方法的，譬如您在《享受修行》的書上，講到根據我們身、口、意往好的方向去想，並在實踐上做+、-紀錄，可以讓我們越來越好。關於願力這部分，也許我起初有個什麼願，希望要怎麼做，可是人是會偷懶的，會越來越消磨毅力。不知要怎樣增強這個部分？

答：其實我也講不出來，要我講的話只有一個——悟本來面目！因爲那個是祂

的特質。當你體悟到你的本性，願力就會出來。

所謂「率薩埵性而行」、「率性而行」的「性」不是識心，是自性、本性、佛性；率自性、本性、佛性而行，願力就會出來。在這個層次，沒有時空障礙。如果還在識心層次，這個地方就是搖擺的，因為在分別心的範圍裡，做事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，看狀況而定；而在自性這裡是完全不看狀況的，什麼狀況不狀況，什麼兩害不兩害，對祂來講都不存在。這種不受任何任狀況和條件限制的力量就是願力。

所謂的菩薩無始清淨大願，你問他什麼理由？他也講不出來，所以沒理由，也沒有好惡，當然也一定不會疲厭。你做什麼東西若會疲厭，那是這個力量還沒有出來；當這個力量出來的時候，不會累啊，有什麼累不累的？沒這回事！

所以，要怎麼樣才能夠做到？就是教你們「反聞聞自性」，修行「悟本來面目」，因為這是祂的性質。

問：可不可以說其實願性人人都有，就像佛性人人都有一樣，只是有時候比較不明顯。可是我們常常說「冥冥中自有安排」，你該到什麼地方去，自然而然就到什麼地方去，就好像我們這些學佛的同修，又怎麼不是願力推動著進入圓覺的？可否如此說呢？

答：可以啊！祂自然就會把你牽引到這裡來的。

（2005年7月25日梁乃崇教授在台北襄陽精舍共修會上開示「願性」此一主題。）

願力的層次

大家都知道「願力」很重要，卻不容易體會和掌握。

佛經裡面可看到很多佛菩薩立下誓願，這些願寫成文字，留在經典裡面，都非常壯觀；可是對我們的影響卻很輕微，因為在經典裡的願，對許多人而言，只是一篇文章，並不具心靈的力量。我們常唸誦那些誓願的條文，只是在唸口簧而已，如同呼口號，不能產生實質的力量。

願力新解

美國彼得·聖吉所著《第五項修鍊》中的〈共同願景〉這一章，講的就比佛經更有實際的動力。書中舉述歷史上的一個故事，這故事已經拍成一部電影叫「萬夫莫敵」。它是敘說羅馬的奴隸爲了爭取自由，群起反抗強權的故事。

紀元前七十一年，羅馬有一個奴隸領導大家起義，爭取自由，這個領導人叫斯巴達卡斯。他領導這群奴隸，兩度把羅馬大軍打敗；但是在最後一戰時，還是被羅馬軍包圍，羅馬的將軍就對這些被俘虜的奴隸說：「你們是奴隸，將來還是要繼續做奴隸！羅馬軍隊是慈悲爲懷的，只要你們把頭子斯巴達卡斯交出來，就可免你們一死。」因爲羅馬軍認不出哪一個是斯巴達卡斯，就說只要他們肯交出人來，就能免死，可以繼續當奴隸。當將軍講完話時，大家都沈默不語。一段時間之後，有一個人站起來說：「我就是斯巴達卡斯！」不久，全部的人都站起來說自己才是斯巴達卡斯。

這個故事可能是虛構的，也可能是真實的，但是它表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：「斯巴達卡斯」這個奴隸的名字，已經不是代表一個人，而是代表追求自由，不願做奴隸的願望，也就是追求做一個自由人的願望。他們情願死，也不願做奴隸；他們的願望就是追求自由之身，這個願望的力量非常驚人！可以讓人不計生死都要去完成——這就是「願力」。

當我們有了「願力」的時候，它就會發揮無比的威力，可以把所有的困難衝破。這裡不只是一個人的願力，而是這幾千人共同的願力，所以他們可以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。如果這一群人各有各的願，有人願意繼續做奴隸，有人則想要成爲自由之身，這種力量就顯現不出來。當他們單一的、很清楚的形成一個願，這種力量就難以計數了。

學佛就是一個願——希望解脫自在

我們學佛就是一個願——希望解脫自在，也就是在追求心靈的自由。我們不願自己的心性被「五蘊」所綁，不願意做「識心」的奴隸，這也是一種追求自由的願望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願望。當我們把這個願望、目標釐得清楚，大家都有這樣的願望時，這個力量就非常強大了。如果我們把追求心靈「解脫自在」的目標迷失掉，就會變成：我要生活舒服一點，財富多一點；或是我要很出名、要追求權力等等，如果變成這樣，解脫自在的目標就模糊了。當你的目標一模糊，願的力量就發揮不出來。所以一定要把我們的願望和目標釐得很清楚，不要讓它模糊，是什麼就是什麼，這樣心靈的力量才能夠發揮出來。

願是自己發出來的，不是被別人要求來的

《第五項修鍊》這本書又講到另外一件事：願是自己發出來的，不是被別人要求來的。如果自己發不出來，是別人強加在你身上的，就不叫做「願力」，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。如果這是你的願，就會發揮自己的力量去完成；如果是別人給你的期望，你只是爲了滿足別人的要求而努力，就不是你的願。大家如果只覺得這個願是佛菩薩的願，比如說是阿彌陀佛的願、釋迦牟尼佛的願、或觀音菩薩的願，你的潛力就發揮不出來了。只有是你生生世世都全力以赴想要達成的目標，這才是你的願。這時的「願」才能發揮力量，否則是發不出力量的。

願的層次與分野

本書第三二七頁裡，作者把願分成好多層次，這些層次分得很有意思。最高是「奉獻」的層次；其次是「投入」的層次；第三層就是「真正地遵從」，也就是「服從」；再來就是「適度地遵從」；再下面是「勉強地遵從」；最後根本就是「冷漠、不關痛癢的」。

奉 獻
投 入
真正地遵從
適度地遵從
勉強地遵從
冷漠、不關痛癢的

圖一：願的層次

願的層次在心靈上最重要的分野在哪裡？在「奉獻、投入」和遵從之間。如果是遵從，就不是他自發的；奉獻與投入才是自發的。

「奉獻」是盡一切的力量把目標完成

「奉獻」最重要的特徵是可以盡一切的力量，全心全意地把目標完成。我們要注意這個「盡他一切的力量」是怎麼盡法？在「奉獻」這個層次，他要達成這個目標的時候，如何「盡他一切的力量」？他可以改變世界上所有宇宙的法則，不只是物質上的法則，還包含精神上的法則，甚至是道義上的法則，他都可以爲了達成這個目標而修改。

就修行而言，中國的佛教立下一個規則：如果修行要成道，一定要出家；不出家就不會修成。法則訂在那裡了，對在「奉獻」層次，真心想要修行成道

的人會怎麼做？他會把這條法則修改。怎麼改呢？像我的師父 華藏上師就把這條法則改成為：「對！應該要出家，但『出家』的真諦是什麼呢？是『出三界』，出三界的家！而不是在服飾、髮式或儀式上來定義所謂的『出家』！」他就把「出家」的定義和法則改了。當他全心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，他可以改這些既有的成規。

但「遵從」的人就沒辦法改法則，而會說：「啊！是這樣子喔！那我就沒有辦法啦！」他就是在法則的規定下做事的。所以一個奉獻的人，爲了完成目標，不管是精神層次、道義層次、或是物質層次的這些法則，都可以改的；改了以後，他的目標更容易達成。所以很多事情對於一個「遵從」的人來講，是不可能做成的；但是，對於一個「奉獻」、「自發」，有真正願力的人來講，他只是把這個法則所造成的障礙拿掉，目標就達到了，他不受這些限制的。

至於這個「投入」的人，又是怎麼樣的情況呢？「投入」的人可以改變物質法則，但是他不願改變道義法則，所以力量比「奉獻」小一點；而遵從的人，是遵守而不會改變任何法則的，力量就更小了。《阿彌陀經》說「西方極樂世界」是怎麼建成的呢？是很久以前，有一位法藏比丘發願建成的，是他的願力所建成的。淨土宗所嚮往的世界可以由願力建成，你就知道這願的力量多麼大！但是這股力量，不是一個遵從者能夠發揮出來的。

無爲的願力

修行的方向是要體證「無爲法」，當我們的願力能夠以「無爲」的心發出來，它的威力是沒有辦法想像的；如果我們發出來的願望是「有爲」的，就是「有限量」而不是「無限量」的。而徹底奉獻的大願，就是「無爲」的力量在「有爲」、「有相」世界的呈現，法藏比丘建立「西方極樂世界」就是一個實例。

然而一個還沒有修好的人如何發出「無爲」、「沒有限制」的願力呢？一個人還沒有修好時，限制是很多的，他生活在「有相」、「有爲法」中，可不可能

發出「無爲」、「沒有限制」的願力？這種「奉獻式」的願力是不是發得出來？可以的！因爲不管生活在什麼狀態，他都有「佛性」、有「本來面目」，這個就是「無爲」的、「沒有限制」的；所以他仍然可能發得出來。

至於一個普通人怎樣才可以把這個力量發出來呢？只要努力，把這些限制拿掉，就會發出來。要怎麼把限制拿掉？就是要把「相」拿掉，只要是「無相」，就發得出來，這是要靠自己修行的。一般還沒有修好的人常是在「有爲」的狀況之下發出願望，是有條件的、有限的，因此最高只能做到「投入」；而大部分的人大概是做一個遵從者。

另外，還沒有修好的人也可以靠修得好的人的感染，而發出「無爲」的願力。一個已經能夠發出「無爲」願的人，會感染周圍的人。這個感染是有熱力的，他會把周圍的人有限制的條件都融掉，這就是我今天所要講的。以前我不懂這個，不知道怎麼用願力去感染周圍的人。最近我有了一個經驗，曉得怎麼用「願力」把周圍的人「無爲」的願力也點燃起來，我以前只曉得用激發的方法，不會用點燃的方法，但是最近有了一次經驗，就曉得點燃的方法更容易、更好做。

《第五項修練》這本書也指出「奉獻」和「投入」是沒有辦法要求的，願力要出來就出來，不出來你也沒辦法。因爲不管你怎麼要求，只要是用要求的，就只能夠得到「遵從」，而得不到「奉獻」，這是書中的見解。我認爲以他的立場會是這樣，但是從我的立場則不然，我認爲這是可以點燃的，並不困難；而且一點燃以後，人就會自動自發了。

舉個基督教的例子：像耶穌釘在十字架以後，他的一些門徒還出賣他，像猶大不是出賣他嗎？但是經過這些問題以後，他的那些門徒心中的「願」，最後都被他點燃了，以後這些門徒就四處傳播福音，這是一個例子。還有「萬夫莫敵」這部影片中的斯巴達卡斯，也把羅馬的奴隸追求自由的願力點燃了。

如何點燃願力

一、釐清目標

點燃願力的方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，就是要把你的「願望」釐得非常清楚，不能模糊；一旦釐清楚了，才能點燃別人心中的願力。就像我們要在太陽下把紙燃燒，一定要拿放大鏡把太陽光集中，才能點燃起來。「願望」也是一樣，一定要把這個「願望」集中得非常清楚，才點得燃；如果散散的，這個也想像，那個也想像，是點不燃的。

二、透過奉獻者的點燃

至於要把它點燃到「奉獻」的層次，也就是「無為」的層次，是要由已經達到「奉獻」、「無為」的「願力」的人去點，才辦得到；如果他本身的願望沒有達到這個程度，也就是他的願望本身是有條件、有限制的，那麼也辦不到。所以這個「願望」非常重要。一個團體如果沒有一個共同而清晰的願望，這個團體是會散掉的；當它有一個共同且非常清晰的願望，這個團體才會凝聚。我相信不只是公司，像不同的宗派、組織也是一樣的。

三、看清真相

關於願力這部分，這本書還有一些不錯的看法，就是除了要把願望釐得很清楚，點燃別人的願力之外，還有一個就是要看出真實狀態和理想之間的差距，我們不能忽略「真相」。

我們一定要把現實的狀況看得很清楚，看出它和理想之間的差距有多大。比如說今天稍早的時候，在談論新加坡目前的狀態，曾說到「圓覺宗」在新加坡的狀態還不夠成熟——這個不成熟的狀態一定要看清楚，如果沒有看清楚，而只想到理想，在實踐的時候就會弄得一團糟。

四、透過傾聽分享

你希望點燃別人的願望，當然不要自認爲：「我有一個無爲的願望，我這個程度是最高的，所以你要聽我的。」、「你來聽我的，我這個願望最好了。」這樣你只能夠得到「遵從」，或是讓人家來跟隨；根本就點不燃「奉獻」層次的願！那麼這個「願」要怎麼點燃呢？是要和人一起來分享的。也就是說我現在有這個願，我覺得它很好，我很清楚地講給別人聽，請他們來分享，在分享的情形下，才能夠點燃。

怎麼去與人分享？我們在與人相處的時候，一想到與人分享，就想滔滔不絕地講：「我的東西多偉大，怎麼怎麼好……現在講給你聽，讓你分享。」這樣做是錯的。與人分享不是自己在那裡高談闊論，而是用「探詢」的方式，也就是與人交談的時候，你是聽人家講，而不是自己在講，所以要很會傾聽別人的心聲。你聽到一個程度，他心裡面真正想要的讓你聽出來了，如果正好和你偉大的願望是相通的，這時候你才與他分享這個願望。一定要聽到這個程度，「願望」才會傳過去；不然，是不會在他的心靈深處連上線的，那個接頭是接不上的。

那些高談闊論、滔滔雄辯的人，只能得到「遵從」的人；要把別人也點燃的人，不是滔滔雄辯的人，而是一個很願意跟人家討論、傾聽人家心裡真正想什麼的人。你這樣聽了以後，就會發現他心裡面，其實是埋藏了一個「無限」、「無爲」的願望，當你聽出這一點以後再跟他談，那麼就很容易接上了。

結論

這本書所提示的一些技巧，給我很大的幫助，而且我也在這樣做；一做以後，發現我們佛經講願望的部份，好像還沒有他們講得好，雖然作者不是佛教徒，但是他學禪坐……我覺得不可小看美國的文化，它的活力非常強。我們常說美國的文化現在很腐敗，但是從它能夠孕育出這些書來看，這個國家並不簡單，它未來還有得發展，我相信他們文明的創造力還是很強的。

陳國鎮居士：

我覺得梁先生今天講得很好。通常我們所知所見都是在一個「有限量」的狀態，可是現在聽到梁先生講「無限」的心，要做到這個無限制的心，才是一個活化的心、奉獻的心。

那麼，如何從「有限」走到「無限」？其實想要從「有限」走到「無限」，就去觀你念頭起滅的「有限」在哪裡，你只要觀到那個「有限」，不要去做什麼，反正就是觀它，它就會像梁先生所講的——那個「有限」就慢慢地被你「觀」的熱力融掉。這一融就把那個很細微的「有限」，也就是你心靈裡面的那些認定融掉了。一融掉以後，就從「有限」變到「無限」。

但這裡還是「對外」的，真正的「無限」就是「照見五蘊自性歸空」，要深入到你所觀的那個念頭的「根」那個地方去。這有一個先決的條件，就是剛剛梁先生講的「像用凸透鏡聚焦的性質」，也就是你一定要有「定」的工夫，一定要學「定」；就是你鎖定一個念頭，可以一直深入地去觀察，這樣才能夠把你有限的心靈的認定，在你觀的歷程裡面化掉。有一天，你就知道什麼叫「無限」；當你有了那「無限」之後，就知道怎麼去點燃人家的「無限」了。

其實「奉獻」就是無限活力的展現，就是梁先生所說的「無限制」和「無爲」的意思。也就是說別人本來對你所講的這件事情，可能根本沒有進入狀況，但被你講著講著就進入了狀況。注意，不是你單方面的灌輸喔！因為你單方面的灌輸，又會回到原來那個把你的想法強加在別人的認知上的狀況。所以你在講的同時，也要讓人家有機會去反省這個問題，彼此交換看法，然後不知不覺的，他會覺得在你所講的這個問題裡面活起來了，變成了他的生命力；也就是在這個地方發現他的根了，那就是他也「奉獻」到你所講的這件事上面來。如果這時候它一而再、再而三變成他生命最主要的活力所展現的地方，那就是他的「奉獻」；因此真正的「奉獻」沒有辦法去定義它是什麼。只能說那就是他的生命，而那裡面沒有辦法說它有多長、多短，是什麼顏色、什麼形狀，沒有什麼可以選擇。

梁先生所講的和我在八十三年八月所舉辦的「第三屆佛學與科學研討會」中所講的「活化」是同一回事，只是他換了一個名詞。比如說談話談到後來，變成對方也「奉獻」進來，就是你談話談到有活性起來了，對方也活化了。這樣一個結果是如何達成的呢？達成的方式就是你講話不要太武斷，如果一講話就固定下來了，這樣就是「斷見」；這樣說的話，別人也沒有辦法想什麼，只能聽，那就是「遵從」了。因為你一開始就要求人家遵從嘛！

所以講話一定要留有轉圜的餘地，也就是留有活的空間，讓對方也可以表示一點意見；對方的意見加進來，你能接受他，他也能接受你，這中間就互相融和了。融到最後，他發現分不出你我，你的就是他的，他的就是你的，這時候你的心是活的，他的心也是活的，兩個人都變成一體的活化——其實這就是活化的過程，也就是修行。學佛最重要的不在形式，或外表上的標識、裝飾，最重要的就是讓心活過來——沒有任何條件、任何限制！

梁智崇居士：

講得太好了！我們是需要這樣子的對話，才會把心打開；否則經常會把一個武斷的、斷滅的意見——其實斷滅的意見和殺頭差不多，「卡喳」一下就砍下去了，這樣就把一個活的心靈宰掉了。我想我們在這方面是需要多多交換意見、互相影響的，這樣我們會學到更多，會非常豐富的；所以越「空」就越豐富。

(以上內容是 1995 年 3 月 5 日上午梁乃崇教授在新竹明星諾那精舍講述「願力」此一主題，另有陳國鎮教授及其他聽眾的回響。)

發願、實踐與迴向

發願就是希望好一點

問：我們是具有貪、嗔、癡的凡夫，想修行成道應該如何發願？從初級班、中級班到高級班，我們在修行上是否要有一個目標？因為每個人的修行狀況不同，是否請老師開示、指導？

答：其實也不需要把發願看得那麼深奧，發願就是我們都有求好之心，想學好嘛！這是最根本的！至於發的願境界高不高，那也不過是求好的心，好到什麼樣的境界，所以重要的是你有求好的心。

我們都希望自己好，也希望別人好，這樣的善心就會引導我們努力去做，而這樣朝好的方向去努力的目標，就是所謂的願。發了這樣的願，實踐的力量就會引發出來。所以發願是最平常、最基礎的心理狀態。

隨著自己的進步，願望可以不斷提升

如果因為你的程度太差，發的願可能還不夠好，也沒關係，因為對你而言，已經在進步了，方向對了就可以。隨著自己的進步，我們會希望自己更好，那時自然會把願望的境界提高。——這是一個動態的、進步再進步的變化。

只要你是進步的、是往好的方向不斷提升的，就可以啦，不必在乎現在的願望不夠好。譬如有一個小偷，他每天都會偷人家一千塊的東西，現在他要做好一點，改成只偷一百塊，這也是進步。雖然對不偷東西的人而言，這算什麼？但是對他而言，他是在進步，我想這樣就可以了。重要的是方向，是期待往好的方向進步！

我們都希望更好一點

願是非常平常的，就是我們都希望更好一點。但是如果只侷限於希望我自

己更好一點，並沒有想讓周圍的人也更好一點，甚至還希望別人更壞一些，這樣的願望就不合「我們希望更好一點」的意義，因為這樣還有一個希望壞一點的願，只是那個壞一點的是別人。我們可不是這樣！

不斷地努力，化平凡為不平凡

「希望好一點」，是很瑣碎、很細小、很卑微的，而且是很普遍的，是要持續地、不斷地努力去做的。當你能夠把一件非常平凡的事情做到這樣，就是不平凡了。但是很多人都耐不住，都想一步登天，這樣是很不好的！

所有佛教講的東西，都不要看成是高不可攀；都是非常平凡、非常平淡的；但在平凡、平淡當中，有它深奧、不平凡之處。

迴向

迴向會讓我們修得更好

問：發願重要的是要努力去實踐，實踐完是否需要做迴向？發願、實踐、迴向，是不是修行道上必須要有的過程？

答：迴向就是分享！我們在修行的時候，尤其是菩薩大乘的修行實踐，心裡面並不侷限於自己，所以一定會去分享。

分享是很重要的，它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：分享不會讓自己減少。一般人總以為當我們分享、迴向給別人，我的東西就會減少。這樣的迴向或分享就有限！事實上，當我們去分享的時候，凡牽涉到心靈層次的部分，尤其是佛法，是不會減少的！但在物質層次，確實是會減少的，譬如我的飯要和大家分享，而飯就這麼一碗，一分以後，就不夠吃了。可是也有物質層面的東西沒有這個問題，像錄音帶、錄影帶、書本，跟人家分享，隨便人家去拷貝，都不會減少。所以認定分享就會減少，是錯的！

有非常多的狀況是不但不會減少，相反的，還會更多！譬如：當我們每個人，都把自己的心得拿來分享時，不但你所得到的會變得更多，而且大家都會變得更多。因為我們大家都不夠完美，而且每個人完美的、具足的部分也不同，所以透過交易，以有餘補不足，大家都就會更加完美、具足了。

修行也是這樣，透過分享、迴向，讓大家可以獲得更多，修行上會更加圓滿具足。並且可以達到團體修行的功效，這樣的修行就不是單打獨鬥，而是互助合作了。所以迴向是修行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、機制，會讓我們修得更好。

與其被別人打倒，不如自己先把自己打倒

問：同性質的企業，彼此互相競爭的時候，這個發願還可以適用嗎？

答：適用啊，還是適用！

問：譬如說你們的產品都類似，對方一直降價，想要把你扳倒……

答：扳倒沒有關係！

問：那你還是希望他好嗎？

答：還是希望他好啊！企業一直在用，你看企業要有願景，大家都在做這個事情嘛。

問：即使是跟你敵對的企業還是一樣嗎？

答：你不這樣子的話，人家也在學啊，並不是我要不要他好啊，就算你不要他好，他自己也會求好、求進步啊！你講的這個問題，跟你有沒有希望他好根本沒有關係！你不希望他好，只希望自己好，那並不能阻止他來跟你挑戰，阻止不了的。

問：老師曾說，企業像戰場一樣。如果是戰場，這個時候怎麼辦？

答：戰場也沒有什麼怎麼辦啊！你跟人家對打的時候，你也會希望對手要有點水準吧？你跟一個爛對手打的話，也是勝之不武！

問：如果對方很厲害，他有可能把我扳倒，這個時候願望還成立嗎？

答：成立啊，這個願望一點都沒有問題啊。

問：我就被犧牲掉囉？

答：企業經常在犧牲自己，企業最近發明了一個辦法：與其被別人打倒，不如自己先把自己打倒！就是今天的產品把昨天的產品打倒！這是他們永續經營的策略。

問：哦，懂了，謝謝！

答：這個就是在求好，所以在競爭的環境也沒有關係，競爭的環境本身就是在求好；除非這個競爭是比爛，那就另當別論。如果是在比爛的環境裡，那我們求好當然就不合，那就會有衝突，就沒辦法跟人家玩啦。

問：好的定義是什麼？譬如說對方他也在求好，但我認為對他好的是他能夠修行成道，這才叫做好；而不是去賺很多錢，或是很勞累。

答：不，不！我們的好是個人自己解釋的。

問：個人自己解釋？

答：就是一般人的求好，他以為的好就是好。像小偷會想，我今天多偷一點比較好；那強盜會想，我今天多搶一點，就是好。都是自己定義啊！但是不管如何，他在自己心裡最根本的是想要比較好。

問：像小偷，他希望偷得多對他比較好；可是我認為，他偷得少對他比較好……

答：那是你的認為。

問：對啊，這樣的話，是不是我的好比較好？

答：你的定義就跟他不合。

問：對啊，這樣就會衝突啊！

答：對！

發願求好，不比爛

問：所以在比爛的環境就會如此……

答：對啊，這樣就會起衝突。所以至少這個好的方向要一致，如果好的方向不一致，就沒辦法這樣做。所以當我想要幫助別人讓他比較好，譬如說那個小偷認為要偷多一點比較好，你認為要少偷一點比較好，那麼你就幫助他少偷一點，對不對？你迴向的時候，就要幫助他少偷一點；他覺得你是在妨礙他，這才會起衝突。

我不在乎競爭，競爭是應該接受的；但是方向不同，彼此抵觸了，那樣才不行。那種時候只有一個辦法，我不比啦，不跟你們玩啦，或者他不跟你玩啦！

問：請教老師，您曾經發願說要幫助很多人修行成道，那麼我們這些同修是不是需要有一個團體的願望，跟您的願產生相互對應，透過實踐，真正修行成道。也就是師生之間的願望，如何相互對應，然後這個願才會成立？

答：願力不是如此，願力是你們只要願意接受就成立。你現在講的這個不是願的問題，是實踐的問題，就是如何實踐成功的問題。這些我們最近不都在做了嗎？實踐就是要大家來參與，一步一步去做。

發願要能實踐

講到發願，我想還有一個問題：大家會想我們的願是不是要發得更大？要

發得很徹底？像阿彌陀佛有四十八個大願那樣——「我要做到……，沒有做到就誓不成佛」，要不要發這樣的願？

我覺得發願事小，實踐事大。光吹牛發一發，很多人都會。而發了以後會不會做？做到沒有？那才是問題！像阿彌陀佛發這樣的大願，我覺得對我們一般修行人並不合適。阿彌陀佛可以發這麼大的願，因為他的條件不同，他已經準備要成無上正等正覺，已經是十一地、十二地的水準，準備要修十三地了。達到這樣的水準、背景、條件之後，他才發這樣的願。

祂發的這個願，對眾生來講是非常好的消息。如果你看到祂發那麼大的願，於是你也要像他一樣，我想你最好先秤秤自己的斤兩，了解自己現在在什麼階段，才不會不得體。如果你的斤兩根本不夠，即使發了也只不過在吹牛而已，沒什麼意義啦。你發出來的願，就是你要做得到的才合適。所以我就用剛才說的「希望好一點」來回答你這個問題。「在不同的水準，就有不同的好一點的願望」，這個說法適合各種不同的程度，即使到了阿彌陀佛要發這麼大的四十八願的程度來講，也不過就是更好一點。

我這種說法適用各種狀況，因為不管什麼狀況你都希望自己好一點，只要這樣你就可以進步。你有求好之心，再把它具體化，就會變成發願了。所以，發願只不過是把我們內在求好的心具體化。

像這樣的事，在企業裡也經常在用。企業要進步，領導人就一定會擬定願景——把求好的心具體化，然後就能凝聚大家的心力。我們佛教修行的發願，與企業在運行時需要有願景，基本的動作是一致的。

問：我們發願要實踐時，要如何開始？想聽老師舉個例子說明，謝謝。

答：我們發願時，要考慮到實踐的問題；我們不能發了願，然後不實踐。如果發一個願不準備實踐，那就不用發了。

講到實踐，中國的知識份子、讀書人，在這個地方有非常大的問題。因為他們有很多構想、理論，認為只要寫下文字，宣傳宣傳，就是做到了「立言」，就是經世之作了，整個事情就做完了。這就相當於是發願而不實踐！而且他們會窄化他們的實踐，認為寫成文章就已經實踐完了，其實這種實踐非常膚淺，我認為這根本就沒有實踐！這是中國的知識份子普遍存在的毛病，而且還很嚴重。

或許，他們也可能考慮到實踐的問題，但是他會說：我都已經幫你計畫好啦！——實踐的事情是別人做的。正如我們最近的教改專家，他們認為他們規劃好了；而實踐則是教育部的事情，跟他無關！這是中國的讀書人和知識份子最嚴重的問題，這個觀點是絕對不對的！

《成功不墜》天下出版社出版的新書，裡面提到：企業一開始滿成功的，後來慢慢的會失敗；為了避免失敗，所以要轉型，但轉型失敗的也很多。他指出有七種類型的轉型會失敗。當中有一個類型，就是轉型的實踐全交給別人做，這種類型必定失敗。

教改就是一個教育轉型的工作，但計畫好了，實踐卻是讓別人去做，這樣的模式是必敗的！同樣的，我們發了願，而不準備執行；或發了願，請別人來執行；或發給別人去做的，這種願都是不必要的，也是必敗的。不只是轉型，創業也一樣，不自己去執行，是不可能成功的。《成功不墜》講到這一條時，舉了好幾個例子，都是計畫好了，找別人來執行，結果沒有一個成功的！

發願就一定要去實踐，因此我們發的願是要可行的，發願時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實踐能力。

梁師的願與實踐

以前曾聽說，我的師兄看到華藏祖師發的願很大，想要效法祖師，祖師勸他們說：「你們發小一點的就好了，不必發那麼大的願。」當時我沒這個問題，我沒有發像阿彌陀佛、地藏王菩薩、普賢菩薩他們的那些願。我的心願就是想修行，想找出什麼樣的佛法是正確的、可行的、可修的，我大概只有這個想法。

後來的心願就是：希望幫助一千個人修行成道。不過我現在還要補充一下：「成道即非成道，是名成道。」如果「成道就是成道」，那就糟了！所有的都應該是「是名」層次，因此「一千人成道即非一千人成道」，何況釋佛度盡無量無邊眾生還說一個都沒有度，那我度一千個算什麼？大家對這些說辭、這些願，要有更高層次的理解。

問：請問老師三個問題：第一、我們發的願望如果比較屬於個人的，或者跟別人有相關的，這兩個層次是不是有差別？第二、自己的願望，是不是應該常常講出來，跟人家分享？這樣是不是比較有助於實踐，對自己形成一種督導，一種壓力？第三、老師既然帶我們在討論願，要不要鼓勵各位把願望講出來？

答：第一、我開始的時候並沒有想什麼要幫助一千個人修行成道，我心裡的想法只有一個，就是要把自己修好。因為那時我已知道華藏祖師傳給我的這個修行方法是正確的、好的、沒有問題的，是可以修行成道的佛法，當時我的願望就是把它實踐出來，把它做到，就是想要修好這麼一個願望而已。

至於後來這個幫助一千人成道的想法是怎麼出來的？這是華藏祖師圓寂了以後，我自認正確修行的方法已經有把握了，我也知道怎麼修可以修好，可是其他沒有跟華藏祖師學過的人，他們不知道這個方法；而且跟華藏祖師學的同門師兄們，他們雖然知道這方法，可是並不懂，也不見得會用來修，這時我就想我要幫助他們。另一方面我也相當感慨，我老師教了那麼

多弟子，怎麼懂的人那麼少——他的弟子共有十三個人修成？覺得這樣實在不好玩，因此就想，如果我再教別人，就不應該那麼少，所以就乘了一百倍，就是這二個因素促成我心裡的這個願望。

定下這個願望以後，有沒有影響？有影響。我會想盡辦法，把佛法用簡單的方法講出來，讓人容易聽得懂，之後我就朝這個方向努力。所以我是在實踐的，我定下這個目標時，就知道這個佛法很難懂，那要怎麼讓現代的人很容易就懂？因為我定下了這個志願，就要達成它，所以這麼多年來我下了很大的功夫，把華藏祖師教給我的這整套佛法，簡化到你們現在所聽到的內容；同時一方面我也要實踐。現在我已經有把握讓大家聽懂這個佛法是什麼東西了。大家只要上了初級班、中級班、高級班，整套就聽懂了。但是，這個懂只是理解層次，還不夠，還要能夠實踐，而實踐有實踐的問題，因此又定下一個協助大家實踐的機能。

整個行動的目標都是起源於我這個願，是這個願推動著我去實踐。開始只是我自己要修好而已，然後轉變成要幫助別人，這中間的轉折點，是在我老師的圓寂。因為當我老師還在的時候，幫助別人根本不是我的事啊！我只是想把自己修好就好了，它根本不會出現在我的願望裡面。到後來發覺這套佛法沒什麼人懂，所以才覺得有責任要把我所懂的佛法，再推廣出去，才會關聯到別人。

當然，圓覺宗的目標本來就是「自度度他，自覺覺他，覺行圓滿」，所以遲早會要從個人轉而幫助別人，從自覺到覺他，從自度到度他，這是必然的過程。但是很顯然的，第一步一定是自度、自覺，如果自度、自覺都沒做好，不能奢談度他、覺他。但是我們常常會看到很多人在發願時，自己也沒修好，既沒自度、也沒自覺，就在那裡要覺他、度他，發這樣的願是很累的事，因為程序不對啊！

發願前可以先跟別人討論

第二、這個願我們是不是應該講出來？我想願在還沒有發之前，是可以講、可以討論的，講出來並不等於是發願。

我們可以討論心中對於這個願的想法是什麼，互相切磋一下，這樣對於發願這件事情就會更加明白，檢討清楚了以後再發願，才會定下來，會念茲在茲地去達成。

並不是在發願之後，讓大家曉得我發了什麼願，重要的是還沒發願之前好好討論一下，弄清楚以後再發才比較重要。弄清楚了以後，就發一個自己心中真正要的、可以實踐的願望，這樣是可以自己提醒自己，也可以講給別人聽，讓別人來監督自己，這樣就比較有用處。但也不必講太多，因為如果你真的已經在實踐的話，實踐的進行式其實不用講。

就像我希望幫助一千人修行成道，當我定下來以後，你們就可以看到，華藏祖師教的佛法到現在我一直不斷地在修正、調整。我讓大家學的這個佛法，其實最深的，也就是真正的、純粹的佛法這個部分是沒有改變的，但是表達的方式改了非常多，它可以讓一個學佛的人在最短的時間就掌握到精髓。這是經過努力的，我現在發覺這一段努力可真不簡單！這就是我在不斷的實踐，不斷朝這方面努力，才会有這樣的成果出來。

所以並不是說定一個幫助一千人成道的目標，就每天宣揚，只是講，什麼事情都沒做，那有什麼用呢？我為了實踐這目標，我把佛法改進到讓大家上三十個小時的課，就可以全部學完。——這就是我對自己發的願所做的努力啊！

很多人喜歡講來講去，以為講多了就是實踐，對我來講，那根本沒有實踐，根本就還在「想、說」的階段；沒有「做、成」。「想、說、做、成」有四

個階段，只停留在想和說，是很嚴重的問題！

問：每個人是不是都應該有願望，因為願望會導引他往一個好的方向走？

答：對。

問：要有自知之明，才能夠知道自己發的願是否真的能做到？

答：對。

圓覺修行者的願望

問：有自知之明，就是要從團體、個人……多方面來反省、檢討，這個願就變成能夠執行的，自然就會有力量？像我們這些來圓覺修行的人應該發些什麼願？請老師指導一下。

答：對。若是要發個人的、比較小的願望，只要想想希望自己哪一個部分更好一點，這就是你的願望所在；不必在乎願望有多大，只要是比以前好一點就可以。

我們現在的人，一般大概是希望：我能夠入定、能夠開悟、能夠觀想、希望對佛法能夠更深入地懂。另外可能還有些人想的是：我的業障可以少一點、我的病痛可以減輕一點、我的身體可以健康一點、我的名字要改好一點、學生希望成績好一點、工作的人希望薪水多一點、買賣股票的希望多賺一點……這些都是啊！如果你的願望就是在意這些小小的事情，但你若認為這些對你來講就是很大的事情，那就是很大的事情啊！我們如果能夠把這些願望都定下來，然後就要去實踐。像我們希望打坐、修行的時間可以多一點，這都是自己可以達成的。

所有這些願望，綜合起來，你來圓覺宗修行，最少要有一個願望：能夠皈依自性成功、能夠體悟本來面目。這個願望一定要有！如果沒有，那就不用來修了！另外，可能有些人會認為，這樣的願望實踐上很困難；沒關係，

至少你可以改變成另外一個願望：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這個願望總可以達成了吧？我為什麼這麼說呢？因為阿彌陀佛說：只要你不犯五逆重罪——殺父、殺母、殺阿羅漢、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，不誹謗正法，唸十句阿彌陀佛的聖號，臨命終時，一心願往生極樂，就可以辦得到，如果你連這都辦不到，你就免啦！

當然，發願是要比平常的希望更高一點；不過，它不會背離我們的希望，只是把我們的希望更具體，更加高一些。不要讓願望太容易成功，那就沒有挑戰性；但是也不能夠弄得太難了，根本無法挑戰。這個要自己去拿捏，也可以跟同修大家討論。重點是什麼呢？重點倒也不是它有多難，或多容易，而是要能激發你的潛力，否則這個願就定得不好！所以通常這個願望都要定到有一個難度，讓你覺得在完成一個不可能的任務，但也不能到絕對不可能，這樣才有挑戰的刺激，潛力才有可能被激發出來。

當我們要去實踐時，一定要訂出一個檢查標準，也就是說你有沒有完成，是可以檢查的。不能定一個願望，是根本不能實踐，也不能檢驗的，因為無法落實的願只會讓你變得狂妄而已，不是好的誓願！

願的檢驗標準

問：老師說發願必須是可以達成的，而後才能實踐、迴向，而且還要有一個檢驗的標準，希望老師在這方面說得更具體一點。

答：好，我們發的願需要有檢驗的方法，不同的願就要有不同的檢查方法，檢查看看你有沒有做到。如果發了願，卻根本沒有辦法檢查到底有沒有做？有沒有進步？這樣就沒有用，因為不能檢查，有沒有做或做錯了都不知道，所以一定要有可以檢查的方法。

要有檢查的方法，就一定要有可以被檢查的指標，而且檢查的方法也要簡單而容易實踐，否則大家就不做檢查了。這些地方大家都要自己訂，我只

能提原則。

譬如說現在資本主義的企業，爲什麼可以做得比較有成效？就是有一個簡單的檢查方法：賺錢就是做好了；虧本就做壞了。如果沒有這樣的檢查工具，這個企業要經營得有成效，就很困難。所以沒有一個可以快速、方便的檢查工具，是很難把事情做好的。

講到這裡，我又不免要談到我們的十年教改，它就是沒有檢查方法，所以弄到這麼一場糊塗，大家都受不了，專家們還在那裡各說各話：「還不錯啊」、「有進步啊」、「好像也有成效啊」。所以當沒有一個方法可以檢查的時候，就幾乎注定是要失敗的！

輕忽「做成」的偏差文化導致無窮的苦果

所以「做」和「做成」這部分，在實踐上非常重要，這些事情我是最近才比較懂。五、六年前，我也提出要「想」、「說」、「做」、「成」的理論，也曉得「做」、「成」的重要性，但對於如何「做」？如何「做成」？並不是那麼清楚。最近比較清楚是因爲看了一本企業管理的書，叫做《執行力》。這本書就是講怎麼「做」，執行時有哪些事情要做，到把它「做成」，其間的複雜和困難，絕非那些只會「想」和「說」的人能夠瞭解的！只會「想」和「說」的人，都是空包彈，沒有真材實料，沒有用！他們只會放話，不可能做事！當一個社會或國家，傾向於「想」和「說」，而不瞭解「做」和「成」的話，他們就會推舉那些會放空包彈的人，因此那些只會放空包彈的人通通出頭了，而那些真會做、又會把事情做成的人，就不會受到重視，會被埋沒。這樣的社會或國家就有很多痛苦要去承受。

修行也一樣，我們必須要會實踐；而要會實踐的話，就一定要有檢驗的方法，且檢驗的方法要簡單、快速、好用，你現在做到什麼程度？做得有沒有偏差？都可以立刻檢查出來，這樣你才能把事情做好。這個部分是要實

踐、要去努力的，所以在一開始發願時，就要準備好了。

有人會發很多願，但只停留在「想」和「說」的層次，絕對不去考慮做的事情。所以，當他發願發得洋洋灑灑、很偉大的時候，他就已經很滿足了。另外有一種人，他厭惡任何無法實行的事情和想法；任何他覺得好的事，都是可以執行的，不能執行的，他就認為那是空包彈！在我們生活周圍是有這種人的，像我家老二就是。我們的社會文化，並不重視這種人，像他在公司裡，那些會放空包彈的、會講大話的人，都把他壓著，他都覺得：耶，是你們不對啊！他講的話人家聽起來都很保守，就覺得他比較差；但是他雖然講得比較保守，卻都是可行的。他聽到那些人講的都不可行，怎麼大家都稱讚那些人？他常常搞不懂，後來我才發覺原因何在。

所以一個傾向於執行的人，在我們這個社會、這個文化裡，會受到排斥、輕視！因為他講的事情雖然是可行的，但大家會覺得保守；相對地，其他人都講些不可行的，但是講得都很大、很誇張，大家也不管可不可行，只要講得很大、很漂亮、洋洋灑灑，大家就很佩服。我們的社會這方面真的是很嚴重！

有人說：政治人物說三種話，一個是大話、一個是空話、最後一個是謊話。大話、空話就是不能做的空包彈，謊話就是更不好的，根本就是騙子！他們為什麼要傾向於說這樣的話呢？為什麼這三種話有效呢？就是因為大家不重視實踐所致！對於「做」和「做成」這個層次根本不重視，這是很糟糕的！

本來以為企業一定要重視「做」和「做成」的，但台灣的企業受到這種文化的影響，這個地方還是有問題的！所以一個國家社會，當他的文化習性有偏差的時候，影響是很大的。當然這裡的修行人也會有這種問題，所以我一再強調這件事情。

問：再請問老師，如果願與檢測方法都有了，是否每半年檢驗一次？在實踐的時候發現沒有完成，我們要如何去做檢討？或如何防止這個問題的發生？

答：那就改進啊！如果我們發了願，在實踐的時候，又沒有達到，怎麼辦？我要特別聲明一下，我們修行時發的願都是傾向於不可能的任務，所以，在時間上會定得比較長。至於你講的半年就要檢驗有沒有成果，這應該不屬於這種高難度的願的事情。它是比較小的願望，面對這種小一點的願望，我們是可以檢討的。我不贊成把標準降低一點，我們應該改進方法，然後還是可以如期完成，這樣比較好。

至於高難度的、不可能的任務的這種願，發了這種層級的願，就只有勇往直前，沒有別的方法。這一生做不好，下一輩子再來！那根本就沒有妥協的餘地，只有勇往直前一條路，這種願要嘛不發，若發了你就要這樣做。這是我的看法。

問：執行力是不是也牽扯到要有紀律的問題？

答：喔！當然！

問：那就包含身、口、意都要，若只是在嘴巴講講，連最起碼的紀律都做不到，就是大話、空話、謊話，那就差太遠了。

答：對啊！

問：紀律在執行方面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嗎？

答：不只如此，在想、說、做、成每一個層次都要有紀律。

問：我想到《A 到 A+》的三個圈圈，那三個圈圈也是指職場上若希望有個良性循環，就要去檢討，對吧？

答：對！

問：像刺蝟原則裡面講的，要追求的是第一，就要有很高的熱忱，要考慮到自己的動力是不是可以源源不絕？

答：對！

團體如何形成一個共同的願景

問：對團體或企業來講，好的願景會導引大家往前進，而不會是只在分配資源而已。請問團體的共同願景如何形成？大家有沒有共識？是誰發起的？經過怎麼樣的歷程？

答：要形成一個共同的願望，首先要參與的成員真的有共同的願望。要形成共同的願望，要怎麼做？就是有共同願望的人就上車、留下來；沒有的，看看能不能說服？說服不了，就請他下車！這個就是《從 A 到 A+》裡面說到，一個公司本來是 A，要改造成 A+ 的時候，他需要做調整。做調整的時候，第一個重點就要找到對的人，如果某個人願望不合的話，那就是不對，不對的人就請他下車。

《從 A 到 A+》裡面特別提到一點，就是不要先有願景，也就是不要先有目標，最好的辦法是先找到對的人，然後這些人才來決定要去完成什麼目標。它舉了個例子：我們已經有一部車了，然後去找對的人上車，有的人開車，有的人坐車，有的人當車掌，至於這個車要開到什麼地方去，先不做決定，由這些在車上的人，上了車以後，再決定他們要開到哪裡去。——要開到什麼目的地，這就是目標，到這個時候才來講願景。這是《從 A 到 A+》裡面的主張。

我們是一個修行團體，我們要找對的人，必須確定你是一個要修行的人。至於我們要怎麼修？是要學小乘？還是大乘？還是密宗？還是其他什麼？

可能沒有確定，甚至是不是佛教也沒有確定，但是是想修行的，這是確定的。所以大方向已經定下來了。至於目標——目的地、一個一個的步驟，要選取怎麼樣的步驟還沒有定出來。

找對的人——合我們願景的人，才要他參加，不合的就不要參加。接下去才能定義我們要怎麼做。執行的步驟是可以有所選擇，但是現在我們圓覺宗的修行，個人的修行次第都已經定了，但是團體的步驟還沒有很明確的定出來。

至於要不要去實踐這個共願，這些問題其實已經滿清楚了；反而，可能有別的問題存在，例如跟我們共願無關的其他的願。一個人的願望可能很多，儘管修行的願是一致的，可是其他的願可能不一致：譬如有的修行人希望有很多錢；有的則反對富有，喜歡清清淡淡的、貧窮一點的。又譬如選舉時，到底是泛藍的還是泛綠的？修行以外的一些願望會抵觸，怎麼辦？最好就是根本不管它。修行以外的那些願望，根本不在我們考慮之列，這樣才比較正確；否則會很累、很麻煩。

如果一定要連這些願望都一致，那你就組成一個小小的團體，甚至不要團體，一個人好了！這樣就沒有問題了。所以最好的辦法是撇開修行以外的事情，這是我們要採取的方式。

大願在執行層面是去完成許多小願、細節

問：我是這樣子在提醒自己不要忘失大願……

答：好！我知道！在願望中，就層次而言，有些境界比較高、比較重要的，都也還只是願；許多小小的願望，我們常說那些不算願望，但就實踐層次來講，我們面對的其實都是這些小小的願望！即使要實踐大的願望，做事時也是要面對這些瑣瑣碎碎的、好的、壞的……諸多小小的願望。像我剛才

講的，到底生活是要富有呢？還是小康呢？到底是泛綠還是泛藍呢？在實踐大願時，就是會碰到這種小問題。實踐時，沒有大問題，都是瑣瑣碎碎的小事。有實踐經驗、執行力很強的人，都知道這個道理！

像鴻海的老闆郭台銘先生就認為事業的成功或失敗，就在細節裡。能夠將細節把握得越細，就越能夠成功。所以他說了一句名言：「魔鬼都在細節裡！」這句話很傳神！在《執行力》這本書裡也是這樣強調。面對這些無量無邊的瑣碎，要有一套有系統的方法去處理，那才叫做有執行力！不能夠處理這些事情，就是沒有執行力！在《成功不墜》這本書裡也提到，有些領導人只抓大的，細節部分就放給別人管，那就會失敗！該如何去面對細節？是不是每一個細節都要自己做？也不是！只要能夠掌握就行。不過掌握也是有方法的，如果面對這些問題你沒有方法，你就是一個沒有執行力的人。

講到這裡，又是大問題了！我們大部分的人這方面非常弱，常有人說：「唉，這是小事情啊！跟我們的大願無關啊！」以為就可以不管它。根據我的瞭解，是不能這樣的！我們的大願能不能實踐，就是看這些小問題有沒有辦法解決；如果不能解決，就是不能實踐！就只是到「想」和「說」的層次而已，沒有到「做」和「做成」的層次！所以，我們不能夠忽視這些小細節。

當我們在分析願的層次時，分別這個是重要的、那個是不重要的；這個是核心的、那個不是核心的……，那只是停留在「想」和「說」的層次；但一到實踐層次，是全部都要面對的！並不會因為小，就可以忽視；也不能夠因為不屬於主流願望，就可以不管。這就是實踐複雜的地方！這也就是為什麼要六度萬行，其實不只是萬行，根本是無量無邊的實踐！

所以一講到真正的實踐，那所面對的問題，跟在理解層次，停在「想」和

「說」時是差得很遠的！如果我們只是停留在「想」和「說」的層次，是可以把這些不屬於修行的願望撇開不管，一旦到實踐層次的時候，就不能不管！那些細節都是實踐層次必須面對的問題。譬如說修行時碰到泛藍、泛綠的衝突，修行人面對這樣的問題時，修行人要有辦法超越，把這兩個衝突擺平！實踐時，就是要有這種能耐，因為人要修行就是因為有衝突、有問題啊！

佛法修行就是要化煩惱為菩提，所有的這些細節都是煩惱，我們是不能夠逃避的！在「想」和「說」的層次是可以把煩惱撇掉，但是到了「做」和「做成」這個層次，則是無法撇掉的！撇掉就等於是脫離、不實踐！要在這個社會、這個地方修行成道的話，那就撇不掉！

（以上內容是 2003 年 11 月 2 日連線法會，梁老師與同修之間有關「發願」的問答。關於「願力」相關文稿，請上圓覺網站 <http://www.obf.org.tw>，點選「圓智天地」進入瀏覽。）

愛見大悲及愛的四個層次

《維摩詰經現代直解》〈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〉

「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：如我此病，非真非有，眾生病亦非真非有。作是觀時，於諸眾生若起愛見大悲，即應捨離。所以者何？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，愛見悲者，則於生死有疲厭心；若能離此，無有疲厭，在在所生不為愛見之所覆也。」

有病菩薩應該再這樣想：如果我的病不是真的，也不是實有的；那麼眾生的病也不是真的、不是實有的。這樣想時，對眾生若起了愛見大悲（有愛染的悲心），就應該捨離。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因為菩薩的大悲心是把塵相和煩惱去除之後而產生的；而愛見大悲的人，他對生死有疲倦和厭煩的心。

在什麼狀況下，會有疲厭心呢？有為的狀況，就會疲厭。大悲心如果是從有為的方式去實踐時，就會產生疲厭。何謂有為？譬如當我們做一件好事時，在意有效，還是無效？幫忙是否幫成功了？救度是成功，還是失敗了？若重點放在這裏，就是有為；有為，就會有得失；一有得失，就會累、就會疲厭。所以疲厭的來源是得失，得失的來源是有為，有為就是計較有效無效、計較成敗，因此愛見大悲是有為的悲心，面對生死時會有疲厭心。

能離此愛見大悲，就不會疲厭，處處不會被愛染之見所覆蓋，也就不會被有為的心所覆蓋。若用這樣的方式去檢查，就會發現很多人在做善事，其實是出自一種愛見大悲，若是這樣他們就一定做不久，一定會累、會疲厭。

「見」用現在的話來講，就是見解、看法和觀念。「愛見」就是愛的觀念。觀念本身可以是一種立場、一種無明，順著十二因緣的程序可以生出萬象。換句話說，「愛見」是住心，是有所住的心，是有規則可循，有理論體系的。

我很感謝這部經典，沒有這部經典，要學做菩薩還真不容易呢！

愛見大悲及愛的四個層次

這一段還需要再說明，尤其什麼是愛見大悲？怎麼樣才不是愛見大悲？這是很關鍵的地方。

佛教對於「愛」這個字很困惑，不敢用，經常把它歸為不好；而把「悲」這個字歸為好的。這裏要講的「大悲」和所謂的「大愛」是一樣的東西，事實上用「大愛」來表示還比較貼切、比較恰當；可是佛教碰到「愛」這個字就不敢用，都改用「悲」字。

這是佛教界人士的心理障礙！也是修行上的障礙！在文字上就已經顯示出他們在這一方面的障礙了。當一個人有這樣的障礙存在的話，就表示他本身是被捆綁的，他的心靈一碰到愛這個概念、或愛這樣的心情，他的心是被捆綁的、不自由的。

佛經裏，到處都呈現這個問題。當然我不知道，在原始的梵文經典裡是不是有這個問題？還是經過翻譯以後才出現這個問題的？這一點我不是很清楚，或許在梵文那個階段就已經有這個問題存在了，只是問題還沒這麼嚴重；不過等到翻譯成中文後，這個問題就更嚴重、更強化了。

我現在要補充說明的是，可以把「愛見大悲」改成「愛見大愛」、或者「愛見之愛」。也就是說，菩薩的大愛跟一般講的愛是不同的。我現在就從「凡夫所了解的愛是什麼」這個地方開始講起；對於那些根本就不懂什麼是愛，也就是連凡夫的愛都不懂的情形，我們就不談了。

凡夫懂得的愛是什麼樣的愛呢？就是愛與恨是可以互相轉換的；愛與恨是有對象的，而且對象是有選擇的。也就是碰到某一個對象，他可以去愛，換成另外一個對象，他就不能愛。或者他愛某一個對象，可是這個對象的反應讓他不愉快、這個對象不接受他，他就開始恨。同一個對象，前後可以從愛變成恨。也就是可以從愛一下子轉換成恨；或從恨一下子轉換成愛。這是不是一般人所了解的愛呢？這就是凡夫所懂得的愛。這樣的愛當然就是「愛見之愛」。

第二層次的愛：愛和恨沒有特定的對象，可以愛所有的對象，不限定只有那些人才愛，那些不能愛，而是對所有的對象都能愛。這樣子的愛，就是一般所講的「博愛」、「大愛」。這種愛，比前面那種愛高一等。這種愛比較不會轉換成怨恨，有時還是會轉，只是轉得沒有第一種那麼快、那麼容易，但還是會轉。當然博愛還是「愛見之愛」。這第二種愛，雖然對象是無限定的，而是普遍平等的對待，但還是有分別。有什麼分別呢？一個是愛出去，另一個是被愛。雖然對象的選擇沒有了，但是仍有愛與被愛的分別存在。

第三層次的愛：沒有愛和被愛的分別。愛就只是愛，沒有所謂的愛或被愛的差異了。這時，愛與恨的轉換也不存在了，因為要有怨恨的話，一定要有分別存在，如果愛與被愛的分別不存在了，愛要轉換成恨，就轉不過來了。所以這時候的愛，純粹就是愛，連愛與被愛的分別都不存在了，這應該可以算是菩薩所講的大愛了。因為這時候，愛沒有內外之見了（就像前面經文說的，病的根源在有內外之見）；沒有內外之見的愛，我想應該合乎維摩詰所說的「不為愛見所覆」的大悲了。

到這個層次是不是最高了？我覺得還不是。最高的愛是空的，大愛就是大空！套《金剛經》的說法，就是「大愛即非大愛」，這樣才是完全「不為愛見所覆」！

我們講了四個層次的愛，最淺的一層愛，是愛恨交換的愛；第二個層次的

愛，是有愛與被愛分別的愛；第三個層次的愛，是消除了愛與被愛的分別，成爲無分別的愛；最深層次的愛是空的，連愛這個意念、這個心都沒有的愛，沒有愛的愛，是空的。最深層次的愛，才是完全沒有愛見所覆的，不然多少都有所覆，像第三個層次的愛，還是有一點愛見。只有最後一個層次的愛，是一點點愛見都沒有。因爲超越了思惟，超越了思議，超越了意識心，才能無「見」！「見」就是見解、觀念，「無見」即沒有見解、沒有觀念的執著。

【現場問答】

問：請問老師，剛剛講的「沒有愛與被愛之分別」以及「愛是空的」，這種情況和所謂的「沒有愛也沒有恨」的狀況到底差別在哪裏？

答：我講的情況，不是「沒有愛也沒有恨」。

問：那「沒有愛也沒有恨」，從修行的角度來看是什麼情況？

答：是偏空。

問：請問，十三地是什麼樣的狀況？

答：十三地的狀況，是在第四種「愛即非愛」之後，入世也會呈現其他三種愛，即凡夫的狀況也是他所含攝的範圍。換句話說，凡夫的這種愛恨交雜的、愛恨轉換的這種分別的愛，他都能把它與最後一種「愛即非愛」貫通一致。因爲唯有這樣貫通，他才能度眾生，才能不疲厭；不然的話，他就沒辦法度眾生，他會厭離。所以「無有疲厭」是很重要的。沒有疲厭的心，才不會厭離。

爲什麼會厭離？不喜歡、不舒服嘛！像修聲聞乘的、辟支佛乘的，都會厭離。從聲聞乘、辟支佛乘來看菩薩乘，就會覺得：「怎麼不厭離？你有沒有在修行啊？」如果菩薩乘的人，用辟支佛乘、聲聞乘的角度來看自己，有時候也會問：「我到底有沒有在修行啊？我是在跟眾生一起打混嗎？」他會起這樣的疑慮。但十三地菩薩入世以後，是與眾生融合在一起，但不是眾

生，不是十二地，而是最高的十三地境界，也就是佛了。

問：請問，觀音菩薩，以無著妙力，自在成就，他來度眾生，是應眾生的需要嗎？

答：是！

問：眾生有需要的時候，他來應他們。所以他無所謂愛不愛？

答：對！

問：他會來應只是因為菩提心本質裏有大悲心，所以可以來應眾生？

答：不是愛見所覆的大悲。

問：他會來應，那他的動力是什麼？

答：他沒有動力。

問：那就是菩提心在呈現了！

答：對，沒有動力，一點動力都沒有。

問：那只是菩提心的一個特質，他自然就會這樣？

答：對，也不是自然，就是會這樣。

問：法爾如是？

答：對。

問：每一個菩薩，都會有不同的特質呈現，譬如說地藏菩薩是度地獄眾生；觀音有十二大願；釋迦有他的五百願等等。好像每個菩薩、佛都有他們各別的特質。

答：這些特質是從眾生的角度來看的。從佛菩薩的角度看，什麼都沒有，又什

麼都是，根本沒有地藏王菩薩、觀世音菩薩、阿彌陀佛、釋迦佛……這些分別。當我們要愛、要幫助眾生、要慈悲時，如果是從使命感出發的話，這個使命感其實就是愛見。像某人競選總統時，他好有使命感，當時我也說不上來他那種使命感是什麼，但是我覺得不舒服，而且覺得好累。所以如果用他那樣的使命感去做事，我就會有疲厭的心，就會覺得好累，因此好像就必須努力奮鬥，堅忍不拔，不然就撐不下去了。以前一直不解，直到最近講《維摩詰經》，才知道原來使命感就是愛見大悲。

問：請問老師，第三種沒有內外的愛，和第四種愛即非愛，這兩者有什麼不一樣？

答：第四層次的愛即非愛，不被任何定義所規範；而第三個層次的愛，既然有愛，就還是有一個定義在那裏規範。

問：請問老師，對一個尚未出無明的修行者來講，在日常生活中，要怎樣才能達到他的愛不是根據一個立場或一個觀念生出來的？

答：大概只能做到第三層，因為第三層我們還可以用分別來講，而第四層，則已經沒有辦法用分別來講了，沒辦法講了，言語沒辦法表達了。第三層我還可以告訴你們是什麼，還可以用意念表達，你們還可以聽得懂我在講什麼，是不是？而之所以還要講第四層，就是要告訴你們，真正的愛是連意念都沒有了，已超越意識心了。

問：這麼說來，一個修行者，他還沒有超越識心的時候，他就不可能展現這樣的愛。

答：是，但他可以做到第三層。我們再看經文「若能離此，無有疲厭，在在所生不為愛見之所覆也。」還沒有修到的人，該怎麼去檢查呢？維摩詰告訴你的辦法是：看看你有沒有疲厭的心！假如你不是「愛見大愛」的話，你就不會有疲厭。所以你可以從你會不會疲厭？會不會累？這裡來檢查。如果你能夠做到無「愛見之愛」的話，你就能無有疲厭，不會被愛見所蓋住。

問：站在眾生的角度來看，第三種愛還可以感覺得到，第四種愛可能沒辦法感覺得到。不知第四種的愛，和那種任其自生自滅的愛有什麼不一樣？

答：不一樣，任其自生自滅是「非愛」。

（以上內容是 1997 年 5 月 18 日，梁乃崇教授在新竹明星諾那精舍講述《維摩詰經現代直解》〈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〉之「愛見大悲及愛的四個層次」此一主題。）

慈悲心的威力

我母親臨終前的兩個多月，等於是在半昏迷的狀況，但是她很努力的在消業。

有人問：「她是怎麼消的？消什麼樣的業？」

她的業其實不是什麼大事，都是與兒女、媳婦、女婿，或與她的朋友，那些說大不大，說小不小的事情，也就是埋在心裡的一些糾結。

我母親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，有很清楚的對錯觀念；並且對於自己的對錯觀念，她也時十分遵守。但我們總會遇到有些親戚或朋友可能是疏忽了這些，常常做一些讓人瞧不起的事情。如果這種事情被我母親知道，她不會罵人，也不會去指責，對他還是客客氣氣的；但是那個人走了以後，就會跟我們講這個人這樣不好。其實她不講出來，別人還是感覺得到。

她認為她這樣是好人，是有正義的。就是有是非對錯，而且自己覺得是站在正確的、正義的這一邊——所謂業障就是這個東西！

有了這些，人與人間就會有壓力。因為她也不講出來，大家就會埋在心裡，猜來猜去。本來只有一點點，經過這樣猜來猜去，就會變得更多一點點。

她臨終時做了什麼事？就是把這些全拿掉！她看起來雖然是在半昏迷狀態，其實她滿清醒的，只是不怎麼能說話了。偶而說一句話，或找一個人來交代一句話。她那些話都很巧妙，因為快要臨終，那些朋友都會來看她，她就會跟你講一兩句話。就只那一兩句話，就把那些東西全解掉了。她不只把自己跟其他人之間的糾結解掉，甚至把其他人之間的糾結也化掉。我在旁邊看了，簡直嘆為觀止：「喔！我這個媽媽怎麼變了？」

她是用什麼來解掉這些的呢？一點都不是理性，而是慈悲！只有無限的慈悲才有辦法！每個人都感覺到她很慈悲，用西方的話來說，就是她好愛你喔！

其中有一個朋友行爲不檢，但是他又對我們很好；我母親平日對他也客客氣氣的，保持距離。那時他也來了，我母親表現出好疼他，完全沒有嫌他行爲不檢。他也感覺到我母親好疼他，他感動得痛哭流涕。這個臨終的人還沒有怎麼樣，活得好好的人卻被感動成那樣，這件事情讓我們發現媽媽變了。因為我們知道這人行爲不檢，以前她心裡很看不起他的，但是這個時候她會完全沒有距離地疼他，我的感覺是——這就是慈悲！

我因此得到一個結論：要快速的清掉業障，只有大慈大悲可以做到！靠理性講道理，或靠意志力努力修，都沒有用，只有大慈大悲的慈悲心一出來就都洗掉了。

慈悲心，光說也是沒用的，我平常把它定義成「無住」的心、「無住」的愛……這些都是名詞。你要真的發出來，它才有威力，而且這個力量真的非常大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母親做到這件事情，我從這裡學到真正的慈悲心是怎麼回事！當我們心裡面還有計較時，就表示慈悲心沒出來，慈悲心真的出來就不會計較了。真感情是沒有理由的，沒有理由就不會計較，這樣子才是真的慈悲心。所以你只要發覺自己還在計較，就知道慈悲心還沒出來。這是很好檢查的，只要看自己有沒有理由，有沒有在計較，就知道了。

（以上內容是 2005 年 3 月 21 日週一共修，梁乃崇教授在台北襄陽精舍所講述。）

美在哪裡？

我們曾經談到如果要啓發真愛、四無量心，需要借助一些有相的工具，正如同藝術家要將心中的美感經驗傳達給別人時，就需要畫一幅像「蒙娜麗沙的微笑」一樣的作品。那麼現在我們也來問：「美，究竟在哪裡呢？」

在吉隆坡廣告學院的演講

我先講在吉隆坡一個廣告學院演講的故事。

我很驚訝馬來西亞竟然有這麼好的廣告學院，這所學院是私人興辦的，其中創辦人之一是位女強人，她在各方面的能力表現都非常的優秀。該校有一千多名學生，培養出來的畢業生都是廣告界的高手，他們參加國際廣告設計比賽經常獲獎，各界也都競相爭取，所以該校畢業生大部分都到外商的廣告公司就業。

該校成立之初，馬來西亞並沒有廣告學校，也沒有廣告人才，這位女性創辦人等於是從零開始，但她前後只用了十年的時間，竟然能做到今天這樣的規模，她實在太了不起了！

在變化的環境中才有創造

當我到那裡演講時，他們都希望我能夠講關於佛法如何幫助廣告創意的事。由於事先沒有準備，我臨時就決定講「三摩鉢提」，我說「三摩鉢提」就是創造，而創造的條件是一定要有變化，在生滅變化的環境中才有創造，才可以創造真善美、創造莊嚴清淨、甚至可以創造愛等等。

講完了以後，聽眾顯然聽不太懂我在講什麼，對他們來說，感覺我的演講很另類，無法一下子理解我所談論的內容。有一位老師曾經讀過我的書，也上過課，他希望我能舉一、二個實例好讓他們瞭解。當時我想到一個曾經想過的

問題，覺得這個問題很不錯，就決定拿出來講。

美在哪裡？

我說，大家都知道義大利的達文西畫了一幅名畫「蒙娜麗莎的微笑」，我就問他們：「這幅畫美在哪裡？就如同你們的廣告創作，它究竟美在哪裡？是畫上的顏料美？還是線條美？或是作品的布景、色彩、線條配合起來美？」此外，我們知道法國羅浮宮所掛的那幅「蒙娜麗莎的微笑」是仿造品，不是真品，於是我又問他們：「真品才美嗎？仿冒品就不美嗎？美，究竟在什麼地方？」

美在人們的心裡

接著我告訴他們，美並不在那幅畫上，美是在看畫人的心裡面。既然美不在那個畫上，那幅畫的價值作用在哪裡呢？是在能啟發看畫人的心靈，能啟發看畫人心中的美感。所以只要能把人心中的美感啟發出來的，就是好的藝術品，就是好畫，美不在那幅畫上面，美不在外面，美是在人們的心裡面！

說完了之後，我就問他們同不同意我這樣的看法？他們都很同意，沒有人不同意的。

我接著說，你們的創作也是如此，美不美要看作品能不能啟發別人心中的美感，能夠啟發的就是好作品，不能啟發的就沒有價值，這點一定要清楚，這樣才能創造出好的作品來。

很多人看到「蒙娜麗莎的微笑」那幅畫，覺得很美就想把它偷來，但那個偷的動作不管成功與否，都啟發了別人心中醜惡，所以得到的結果也是醜惡。小偷當初是想要得到美啊，他以為偷到手就得到世界上最美的東西了，但是他沒有想到偷的行為，只是把他心裡面的醜惡引發出來而已，所以最後得到的也只是醜惡而已，這就是弄錯、顛倒了！

我發覺世上的人常常在做類似這種顛倒的事情，原本出發點是想要得到美，但一旦行為顛倒了，得到的卻是醜惡。人們為什麼會顛倒呢？原因就在於不明白「美並不在畫上、不在外面，美是在看畫人的心裡面」啊！

當我講完以後大家都拍手了，這表示他們都了解該如何去創作，以啓發人們心中的美感了。

能啓發人們心中的美感就是好作品

所以一幅畫如果不能把人心中的美感啓發出來，這幅畫就不美，就不是一個好作品了；如果一位創作者，心裡想的是「我要做一件很美的作品」，那這個作品就不會好；應該要這麼想：我該怎麼創作才可以把人們心中的美感啓發出來？能這樣創作出來的才會是好的作品。

一個藝術家要創作出好作品來，一定要自己心中先有美感，當心中有了美感之後，才能把它化成作品，然後這個作品才能與欣賞者心中的美感相應，當一相應的時候，這個欣賞者心中的美感，也就被啓發出來了！所以，藝術品只是創作者與欣賞者心中的媒介而已，真正的美，是在創作者的心中，也在觀賞者的心中，全都是在心裡。

由此可見美的感動是心的作用，而我們的心是需要交流的。當我們去聆聽演唱會、欣賞畫展時，我們的心透過那個樂音與畫作，就與演唱者、創作者的心靈進行交流了，交流了藝術家心中的美，我們心中的美也就被啓發出來了。這樣我們心中就多了一份美，我們的心靈就更加的進化了。

能夠了解這個要點後，才能夠成爲一個藝術家；如果這個要點沒有抓住，卻想完成一個美的作品，那是永遠做不到的。因爲作品是要去感動別人的心，而藝術家如果不懂這個要點的話，那他的作品就絕對不會成功。

而這個要點也就是心法，和修行的心法是完全一樣的。修行的心法就是過去或現在的修行者所創作出來的作品，好像「蒙娜麗莎的微笑」一樣，你要體驗它、學它的話，就要天天揣摩它，看它是不是能夠把你心中那個聖潔的部分啓發出來。一旦啓發出來了，你就修成了！

所以心法和藝術品的創作是一樣的道理，重點都在心！因為重點都在心，所以我常說，修行不能只看文字、只背文字，那是不行的，一定要從 **feeling** 入手，這樣才能真正掌握到心法的要點！

（以上內容選自梁乃崇教授著作《真愛》一書。）

求真求實、追根究柢

智慧就是清楚、明白

前一陣子談到建立淨土的事情，我漸漸地瞭解了自己：事情是想得很大，但就是細節照顧不到，能見輿薪，而不能明察秋毫，所以，實際要去實行，就會有一些困難。有些人不同，在細節上會照顧得很周到；但能明察秋毫，卻不能見輿薪。要兩邊都做到，實在不容易！

不過，在這世界上，還真有這種兩頭都可以做到的人。而我有一個本事，就是別人的本事、能力，我很欣賞、喜歡的時候，就會被我學到；如果沒有注意，或是注意力了，但不喜歡，那就學不到。所以，學到與否，端看心有沒有打開了。

這幾天，一有空閒，我就帶著《楞嚴經現代直解》的講稿在修改，發現過去講的東西，現在再看，要改的份量還滿多的。當初在講的時候，就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：釋迦牟尼佛要講給阿難聽，因為阿難很聰明、識心很靈活，因此，釋迦牟尼佛也用像阿難一樣的識心的模式來講述。所以，這部經典，很多人看得暈頭轉向的。而我最早也是看不懂，每一個字都弄清楚了，但變成句子就不知所云了，可是還是硬著頭皮繼續看。全書共十卷，第一頁就看不懂；但只看第一頁，也未免太少了。所以，不管懂不懂，繼續看下去，把第一卷看了十遍，但還是不懂，很洩氣……之後偶爾想到了，才又拿出來看一看，就是不懂。後來，跟華藏師父學心法，給他灌過頂了，就開始修。修了半年以後，心血來潮，又把《楞嚴經》拿出來看一看，咦！這回不一樣了，從頭到尾，怎麼搞的，第一卷看清楚了，很簡單啊！第二卷也很簡單啊！一口氣就把它看完，很清楚它在講什麼。

我覺得以前看不懂，真正的原因是搞不清楚到底有沒有自性？見了華藏師父以後，他說：「自性，有啊！我教的就是自性法門啊！沒有自性，怎麼叫做自

性法門呢？」這個地方其實我是在看《楞嚴經》之前就弄懂了，那是什麼呢？就是「能、所」，就是我跟大家講的「能知與被知」的問題。「能知」的性質就是能知道，被知就是被你知道。真正的能知，也不能講了，因為被你講了，就不是能知。大家上過初級班的話，這個地方都會懂，也不會覺得太難。我對能知與被知都定義清楚了，甚至還舉出中間有混合區，那就更清楚了。這些清楚了以後，你去看《楞嚴經》，從頭到尾都是我講的能知與被知。雖然，大家聽能知與被知，都懂了，一點都不難啊！但是，要你去看《楞嚴經》，頭就大了。所以，《楞嚴經》就是有學問；我講的，沒學問，太簡單了。

以前在清大物理系的教授們，私下都會講：學生太聰明了，要講得很難懂，學生才會佩服你：「老師好棒喔！」但是，我的缺點就是：總是把很難的東西，一講，就變成很簡單了。大家聽了會覺得：「我也會嘛！天經地義的事情。」事實上，能夠把難的東西，講得那麼簡單，這才是有學問、有本事；但是，卻會被人看成沒學問。所以，釋迦牟尼佛才會說，眾生顛倒，沒辦法！你想想看，釋迦牟尼佛講這一段講多久？而我講這一段才兩小時，你們也不像阿難那麼聰明，卻都聽得懂，甚至連阿公、阿媽都聽得懂啊！

阿難聽不懂，都會一直問。以前上修行班課程，有很多人提問題，我就曉得，我要把我的講法內化、消化掉了，讓大家聽不出問題來。開頭還以為，程度不行，不會問問題，不是如此，是我把它消化以後，產生不了疑問，所有的疑問都消掉了。

這幾天我在改《楞嚴經現代直解》的講稿，看到這個地方就覺得，唉呀，這樣子講是很深奧的，但深奧還是有深奧的好處。也可以說，用另外的理路、邏輯來呈現時，就比較深奧。所以，東西本身並不深奧，是使用的語言、文字和邏輯，比較花腦筋。釋迦牟尼佛為了表達「能見是不可被見」，說得你昏頭轉向，祂說「見見非見」，你聽得懂嗎？光是這一句話，就把你搞得昏頭轉向。因為我把它理得很清楚，所以知道他在講什麼。我也很佩服翻譯的人，可以翻出

來，還可以讓我看得懂，這就不簡單了；如果連我都看不懂，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。

它讓人覺得很難的地方，主要是在那個「見」沒有分清楚。「見」有兩種：「能見」與「被見」。若沒有分清楚，混著用就昏了。所以，只要把能知、被知，也就是能見、被見釐清楚，就 OK 了。

這個地方就是《楞嚴經》讓人覺得困難的地方；但是，由於我對於「能知」與「被知」實在是搞得太清楚了，因此，只要一拿這個觀念來解讀經文，再也沒有什麼地方會成為我閱讀上的障礙了。《楞嚴經》文字難澀難懂，我不知道究竟是原文就是如此，還是翻譯成漢文之後才變成這樣？其實，只要用「能知／被知」來解析「見見非見」——「你所看見的被見，並不是能見」，如此一來，「見見非見」不就很清楚了嗎！只要「見見非見」這個地方弄清楚了，其它經文也就跟著變得容易了。

如果有地方混淆了，心裡不確定、模糊了，事情就會變得複雜、困難。就像要從房子走出去，很容易；但是一失火了，有煙霧了，要逃命的時候，又逢晚上，那麼小小的房間，要逃出去，就變得困難重重了。我們讀經也是一樣，如果你混淆不清楚，明明很簡單可以懂的東西，就變得難懂了。

所以，智慧是什麼呢？就是清楚、明白。你有清楚、明白的能力、本事，就是你有智慧。

求真求實、追根究柢乃成功的不二法門

世間的事情，要把它做好，和出世間的事情——修行，要修好，原則是一樣的，都是要求真求實、追根究柢，沒有第二個原則。

求真求實、追根究柢的精神是沒得比的。世間事情的真假是相對的：如果

有個人和我一樣是求真求實的，可是我若比他更真，那麼他就是假的。我如果比他更真實、更實在，追根究底的功夫下得更深，那麼我會成功，他就會失敗，或我比他成功；而他又會比其他那些不求真、不求實的人成功。

那麼修行呢？也是一樣，完全一樣。如果你的功夫下得不夠深，你就得不到真實的答案，你就解不了這個問題。

我想大家應該聽我講過，我為了解「時間」這個問題，花了好幾年，鏗而不捨，一直找下去。應該是說世間沒有答案，因為在我們現有的世間沒人會啊！會的人可能都已經出世間了，他也沒有留下任何論述。當然，有人說，他們解掉了，尤其是禪宗，也有一些偈子，告訴你，他們解掉了，但是過程沒有紀錄，所以，在世間等於是一個沒有解的問題。

這麼多人想要解而沒有解的問題，在我這樣子的努力之下，經過幾年，還是把它解了。這個是什麼呢？就是求真求實、追根究柢地做下去，沒有別的！所以，我就發覺，不論是世間事或是出世間的修行，成功的原則都一樣！

因此我會覺得，中國的讀書人最可惜的地方，就是他們有一個習慣——以為只要把它寫成文章，就算完成了，就是做到「立言」了！其實這樣只是停留在文字符號的層次而已，非常不真實！

有人以為文字，不但有黃金屋、顏如玉……什麼都有，其實，它只是一個符號、一個傳遞訊息的工具而已啊！怎麼會把它當成是一個真實呢？怎麼會有這樣的觀念？這一點我很納悶！這個觀念流傳了幾千年，我猜想真正的原因還是科舉制度種下的。因為朝廷以文章取士，懂得文字，會寫寫文章，就不得了，就什麼都會了。事實上，真實的事情，哪裡是文字？

中國人太重視文字了，我記得在大陸讀小學時，傳統風俗對文字的尊崇是：

一張紙上面如果寫了字，就不可以隨便丟棄，一定要好好地保護，好像要膜拜的樣子。那時候已經有報紙了，報紙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字，拿來包燒餅油條，就有很多人受不了，認為怎麼可以對文字不尊重？有時候，小孩子搞不太清楚，就拿那些報紙來玩，放在地上踩來踩去，那些沒讀過書、甚至不識字的長輩，就會責罵我們，說什麼對文字這麼不尊重，會下地獄……。對文字尊重的程度，好像文字是有靈的、有生命的，重視到這個地步，這就是所謂的「文字障」！這個問題很大！

其實文字只不過是符號，沒有什麼；但是，你這麼重視，重視到這種程度，它就會變成有影響力。影響所及，世間人就會有問題，什麼問題呢？命不好的話，就去改名字；名字一改，命就變了。你這麼重視，它當然就會產生這麼大的作用；它會有這麼重要的作用，根源就是人們對文字太重視了！所以這個力量的來源，都跟我們的認定，我們的重視，或者是我們的執著有關。

這些事情，小的時候我都經歷過，但是到後來，對我來講，一點影響都沒有。爲什麼呢？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何況文字？這些問題我都是這樣解掉了。這樣的解掉，我想是很徹底的。大家如果來學佛了，一定要能真正體會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！如果虛妄到後來，所有的相都可以是虛妄的，但是文字不能虛妄；很多事情都是虛假的，但是他的夢是真的。——那就不是真體會！很多人是這樣子。

我會講這個事情，其實是有原因的，因爲我兒子買了一本《王永慶給年輕人的八堂課》，要給我看，內容敘述王永慶就是個求真求實、追根究柢的人。作者的父親和王永慶是同時代的人，他的父親讀的書很多，懂英文、日文、中文和閩南語、客家話，是中部的木材商；可是，王永慶只有小學畢業，起初開米店，後來也做木材商。

作者在大學畢業，剛入伍，接受預備軍官訓練的時候，他父親的事業破產

了。那時，王永慶也在做木材生意，還很賺錢。他的父親這麼有學問，待人又很和藹，是很慈悲的一個人。他就問他的父親：您的事業為什麼會失敗？他父親歸納的原因是當時借高利貸，錢滾錢，開始時覺得沒什麼，時間一久，愈滾愈大，把他壓垮了；但這個做兒子的不認為如此，認為一定有別的原因。所以，他要去研究王永慶，要找出他父親事業為什麼會失敗的原因。書裡舉了一個王永慶做木材生意的例子，找出王永慶求真求實的那種精神、那種毅力、那種能力，是他父親所不及的。

當時那些木材商是怎麼做呢？林務局把山上砍下來的木材先泡在水池裡，因為如果露天的話，木材會乾、會裂，就不好了。然後木材商就一起來標，誰寫的價錢高就得標。這麼多木材放在水裡，品種不同，有針葉的木材、有闊葉的木材。針葉木材是高山的，木材比較貴、比較好，闊葉的木材就比較便宜；除了樹的品種之外，還要考量數量啊、粗細啊……等等。大家都在看那一池子的木材，如果標金寫多的話，就會賠錢；寫少的話，又會標不到。儘管如此，他們還是要去算的，他的父親和其他人，都只是拿著竹竿戳一戳池裡的木材，約略地看一看，點一點數目，就估了，就寫下標價了。

後來，有一次王永慶得標了，他寫的標價很高，人家想他完了，他一定要賠錢了；結果反而賺了很多錢。大家就覺得很奇怪，怎麼回事？後來才曉得，王永慶在標售的前一天晚上，黑夜的時候潛入水池裡，一根一根地把材質、數量看清楚了，記下來，然後，算清楚，寫下了標價。

用那個竹竿敲一敲池裡的木材，是求真求實；而趁著黑夜，人家不知道的時候，潛入水池裡，細看每一根木材，也是求真求實，但是這二種求真求實的程度不同啊！王永慶追求真實的精神，是一般人很難做到的！對於世間事，我也是求真求實，不過跟他比起來，還沒有他厲害，我大概也是用竹竿敲一敲而已；不過，我在追求佛法上，那追根究柢、求真求實的深度，也是很少人有的啦！

所以，嚴格說來，任何事情，不管是出世、入世，不管是賺錢的事情，還是修行的事情，要想成功，就只有這麼一個訣竅——「追根究柢」而已！王同修，你覺得我說的有沒有道理？

【現場問答】

王：這也是最近我自己在做的一門功課。另外最近帶幾個企業的訓練課程，我發現一件很好玩的事情：平常可能大家都忙，沒時間停下來，靜下來，去面對問題；可是當他們停下來，把問題一層一層的釐清楚了，解決的方法自然就出來了。

我舉個例子：上個月我在某家公司，我只是講幾個原則，讓他們自己去提問題，自己去解決。因為那些專業問題，我根本插不了手。但是，兩天下來，發覺他們提出的十幾個問題，大概有八成都是很有效用的。這也是企業經營這一部份——如何找到問題，真實地找出原因，然後，效益就出來了。

另外，我也分享一個王永慶賣米的故事。早期，王永慶賣米之前，就已經有很多人都在賣米了，他是新加入的，怎麼去跟人家競爭？當時，稻穀都要放在曬穀場曬太陽，所以稻穀都會夾雜小石子，那時還沒有撿石子的機器，所以，很多人吃飯都會吃到小石子，一不小心咬到小石子，牙齒就會少了一塊。這種狀況，大家都習以為常。可是，王永慶賣米就會特別把小石子挑起來，很多人跟他買米，吃了他的米，不會咬到小石頭，所以，自動替他傳播開來。代表他已經開始有求真求實的精神了，想著如何能讓人在吃飯的時候，不會去咬到小石子？那就是從最根本的，也就是多花點成本，去雇人把石子撿起來！這個也給我很大的啓示：我們每一個人，在經營上，如何去挑自己那一個小石頭，這是求真的精神，也是我在做的一門功課。

問：王永慶的故事，很多人都知道。最早是賣米，他是怎麼做的？每一戶人家叫米的日期、數量他都會做紀錄，時間差不多了，會主動去問是不是沒米了？如果沒米了，他就主動送米去。他賣米很成功，做木材生意也很成功，到後來台塑企業也很成功，做什麼事業都很成功。不知是因為他的人格特質呢？還是因為他非常非常的想賺錢，看在錢的份上，所以很努力，導致他的成功？哪一個是根本原因？因為他曾經提起，他來自非常窮苦的人家，很希望以後可以賺到很多錢……我很想知道這個原因。因為這個問題可以推到，是因為自己本身的興趣，很想把事情做好，還是……不曉得師父知不知道？

師：你啊！你提出問題，想求真求實，那你就如實地去找答案嘛！最近，我在求真求實這件事情上，發覺了一件事情：我們都以為自己是在求真求實，事實卻不然！那是什麼狀況呢？我們找到了一個原理，就任意用在別的地方上，像你剛才那樣——「同理可推」，那就是不真不實！推論怎麼是真實？而且這種現象經常大家都會有哦！

我們講佛法也一樣，如果講了一個原理，大家聽了覺得這個原理很好，於是就想：哦！這個是不是可以用到別的地方？其實也不是不可以用，你若要用，你要去求真求實，什麼狀況下，該用什麼方法，要怎麼做，要有真實的了解；如果只是依樣畫葫蘆，隨手拿來就套用了，那就是不真實！濫用「同理可推」的人，有時候運氣好，是會成功，但是，那種成功是不實在的；一旦運氣不來了，機會不合了，他們就會敗得很慘，因為他們「不真不實」、不紮實嘛！

但是，我們常常以為「同理可推」就叫做真實了，對不對？這就是大家已經有了不真實的習慣！所有那些失敗的人，都是因為「同理可推」的態度所致！我們的教育，就教我們習慣於「同理可推」——這是求真求實裡最要命的一件事情！但是，這個問題都一直在哦！而且好像都是那種「同理可推」的人，成績會比較好。因為我們都是著重那種「同理可推」的能力，

根本沒去培養和教育實際下真功夫的本事，或去測驗真實功夫的能力，我們根本沒有朝這方面去做，都是停留在文字上、同理可推上。

還有呢，找了一件事情、一個原理，就要把它擴大，通用到全世界，變成通則，這些都是很要命的！因為事實上，每一件事情都有其特殊性。如果亂套通則的話，必然看不見事情的真相。這也是我們這個社會裡，很奇怪的事情：書讀得好的人，事業不會成功；反而書讀不好，只有小學畢業的人，事業卻做得很成功。這可能是，我們的教育是在反事業……

陳：講到求真求實，我就想到，這種態度對於現代社會是滿重要的。我們面對網路的世界，很多人會以為有文字資料，甚至於有某一個網站，上面寫的東西就都是真實的。有些學生，引用網路上某篇文章，他就以為是真實的。我們也會收到 e-mail，它也會告訴你，是從哪裡來的，但這些東西是真實的嗎？

求真求實的態度，真的是很重要！很多人會受騙，也可能是在這個地方出了問題，尤其是網路開放後，如果沒有求真求實，是很容易誤入歧途的。未來的新新人類，面對這個世界，求真求實的態度可能比以前還更重要啊！

（以上內容是 2006 年 5 月 29 日週一共修，梁乃崇教授在台北襄陽精舍所講述。）

「修行指引資料庫」的建立

建構可見的修行檢驗工具

長久以來，修行者總是重視自性深度的修行；可是，自性深度的修為，往往只有自己知道，別人不會知道——如此一來，人們就無法判斷修行者的程度了。

可是，我們看一個人與別人相處，他的行為若能讓別人感覺到他的心很柔軟，那就代表他的慈悲心已經在增長了。——這是屬於法性廣度的內容，是可以被他人觀察得到的。我們就是要用這些可以被觀察得到的事情，來做為修行人修行程度的檢驗工具——它可以拿來檢驗自己、檢驗別人，也可以使自己被別人檢驗。

至於自性深度裡的內容，別人是沒有辦法拿來做為檢查的工具的。有些人喜歡拿自己的修行境界來自吹自擂——那真是一點意義都沒有，因為別人看不到！別人要如何來判斷你的真假呢？就算是真的，別人也無從判斷。所以，那只能拿來自己檢查，不應該拿出來講。

可以拿出來的，只有法性廣度的部份，因為這些別人才看得見。你胡亂吹牛，別人會知道你是假的；你是真的解決了問題、成就了某事，別人也看得出來那是真的，就算你不講出來，別人也看得見、感受得到。

像這樣的事情，對於修行團體就很有意義了，我們可以拿它來做為團體內彼此相互砥勵、監督的修行工具。以後，我們要在這方面特別下功夫，將許多修行有成的實例和心得，建成一個系統性的資料庫，以做為大家修行路上的指引。雖然，我已經架構出修行四相的座標圖，但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已；至於座標圖裡更多的內容，是要由大家共同努力，一起把它建構起來的。我們可以預見，那將是多麼豐富而精彩；正因為豐富無比，所以只能用「資料庫」來形容

了。

像上次林同修解了她心中的設定，她的外境就真的轉變了——這是她個人修行的一種進步和改善。像這類修行進步的實例，對我們修行團體是很重要的。

（2007年八月連線法會的主題是「恐懼」，林同修敘述她對家人無止盡地索求協助的恐懼狀況；梁師指出可能是她前輩子亂發願想要幫助別人所致，林同修當下心開意解。九月份連線法會時，她向大家分享：當她放下自己一定要協助別人的立場後，家人反而轉過頭來關心她，不再要求她幫忙，而且能夠處理自己的問題。因此，她便能夠輕鬆自在地面對自己與家人了。此即一個境隨心轉的實例。）

修行，如果能使我們有所改進，那麼，修行才有意義；否則就毫無意義可言！

宗教團體的「投入」與「產出」

今天，我之所以特別強調這件事，與我所看的《從 A 到 A+的社會》有關。作者是柯林斯，遠流公司出版。書中大部份是在談非營利事業，而宗教團體是非營利事業之一。

作者指出現今宗教團體運作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：未能分清楚「投入」與「產出」；並且把運作重點放錯地方。

現今宗教團體會把捐款多、信徒廣，視為是績效良好。然而，這類的「成績」，在作者看來，並不是「成績」，而是「投入」。所謂「投入」，就是你動用了多少資源。

不能用招攬到的信徒的人數和募集到的金錢，作為宗教團體的「成績」，

這些是「投入」，是你所動用到的資源。那麼，什麼才是成績呢？應該要看你產出什麼東西來——用我的話來說，就是你有什麼貢獻。

現在有很多宗教團體運作的重點，都把焦點放在怎麼樣有更多的「投入」，而沒有去注意到怎麼「產出」。

我覺得我是最重視「產出」的人，所以，我也不需要大家捐很多的錢，你要捐也可以，不捐也可以；如果沒人捐錢了，沒有經費了，那我就關門。我也不會覺得來學的人數愈多愈好，即使他只來一次——我不要這樣的！我要的是什麼呢？是來學的人可以修行成道！修行成道不是很快的事，只要有往成道的方向邁進就可以。

運用「產出」幫助「產出」

這個部份，我的想法與作者柯林斯的想法是一致的；但我沒有系統性的作法，作者則有。所謂系統性的作法是什麼呢？就是我剛才所強調的事——特地把一些修行成果提出來，讓大家可以注意到他們；此外，也把這些成果，建構成一個系統資料庫，讓大家可以參考、檢視——大家可以拿來檢驗自己修行有沒有進步？方向對不對？

這樣的資料庫，需要已有成果的人，把他們修行的心得分享出來——這也是我們連線法會在做的事——這些就是「產出」。如果我們把這些「產出」，做系統性的整理，並且有很多人重視、參考、努力效法，如此一來，大家就能掌握方向，朝修行成道的目標前進，且速度能愈來愈快。

這些實例，雖然不見得是立即成道，但也是離成道愈來愈近——每個人都進步了、改善了，與以往不同了。我們這樣的產出，就會發光發熱，並吸引周圍的人前來學習。這本書講得更好：這群發光發熱的成果，會共塑成一個「品牌」，而這個「品牌」是會影響社會大眾的。

當你的「品牌」受到了大家的矚目，人們就會支持你、加入你；如此一來，你所能得到的「投入」就會更多。

因為這本書的關係，使我注意到這件事。我本來就關心這件事，只是沒有有系統地執行它，作者提出了系統性的執行方法，這點可以讓我們參考，並朝這個方向去努力。

第一件要做的事，就是收集實例，並建立成一個系統。這個系統，是一套脈絡完整、途徑清晰的修行指引。大家可以利用它來檢驗自己、檢驗別人，也讓別人可以檢驗自己。以這樣的方式來互相砥礪，我們的修行速度就會非常快速。而且，這樣的執行是要很認真、很嚴謹地去做——這就是書中所提的有紀律的思考、有紀律的行動。所謂的紀律，在我看來，就是很嚴謹、很認真、不馬虎、不偷雞摸狗的意思。

祕書長，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？

祕書長：我們往後，會鼓勵同修把自己的心得拿出來分享，共同來建構一套修行的檢驗指標。我們可以想像，它如果很大，就會像是個資料庫；資料庫當然會有一個提綱挈領的索引界面。以後，我們就要藉用它來使修行更進步。我想，梁老師今天所談的，就是指出未來我們要前進的方向。

梁師：對！如果大家想更詳細地知道我要怎麼做，可以去看《從 A 到 A+的社會》這本書。

(以上內容是 2007 年 9 月 10 日經典講座，梁乃崇教授在新竹精舍所講述。)

簡介 圓覺文教基金會

創會緣起

「財團法人圓覺文教基金會」於一九八八年八月創立，以「從事佛學與相關學術之研究，推展文化教育事業，提升人類心靈層次與生活品質」為宗旨；即藉由佛法的研究體證，以恢復人心的圓覺自性，進而圓滿人類的智慧與生活。

緣此理念，圓覺成員於迎接新世紀之際，期盼廣結善緣，增益社會賢達，遂於兩千年九月設立「社團法人中華圓智學會」，並公開徵求會員、志工，歡迎有緣人士共同耕耘灌溉屬於大家的心靈成長園地！

服務領域

〔一〕圓覺講座：佛法經典講授（2009～）

2009年2月14日（週六）起，原本的「公益講座」將轉型為「圓覺講座」，我們特別邀請梁乃崇教授帶領大家一起領略佛法經典之究竟意涵，首部經即是佛法中最重要的一部經典——《金剛經》！

聆聽梁教授的聲音是一種享受，彷彿徜徉在無盡且安心的時空裡，慢慢地，身體，鬆了～心，放下了～慢慢地，整個人都自由自在了～而佛法的核心，就在心與心的交融中，自然而然的浮現出來……

一生能有幾次這樣的機會？您一定要好好把握，帶著親朋好友一起來！（詳情請見圓覺網站 <http://www.obf.org.tw>）

〔二〕佛法圓覺修行

「圓覺宗」之修行法門是依佛法的無上心法為根源，歷經多位成就祖師流傳下來，至華藏祖師始立名圓覺宗，並由智崇居士傳承菩提心法之法脈；秉持佛法要義，修行次第以《心經》自度，以《金剛經》度他，並依《圓覺經》覺行圓滿。

◎圓覺修行研修 2000～）

指導老師為智崇居士（梁乃崇教授）；以階段式循序漸進之互動教學為主，採小班制。學程共分三個階段，每階段研修十個小時；「初階班」適合初學人士，參加資格不拘（不論年齡、別、學歷、職業、教派、宗教），每年開辦數梯次，意者請洽本會（結業人士將獲贈《圓覺修行指引》乙冊）。

「中、高階班」，則視該前階段與平日之修習情況，再予進階研修。

◎圓覺共修會：（2000～）以參加過修行班之同修為對象，舉辦時間請見網路每月行事曆。

◎經典講述：（1988～）每月一次，目前正講述《華嚴經》。

◎圓覺網路法會：（2001～）

上述共修、經典講述將透過網路直播，方便全球各地同修不受地理限制，同步參與共修、聽經。

〔三〕佛學科學研討：〈以科學態度探討佛學，以佛學內涵充實科學。〉

◎歷經十年（1990～1999）舉辦五次「佛學與科學研討會」，並出版五冊《佛學與科學研討會》論文集。

◎自 2000 年開始舉辦四屆：「佛學與科學」講座（2000～2003）。並自 2004 年起融入社會「公益講座」系列，至 2008 年止。

◎2000 年 7 月創刊發行：「佛學與科學（Buddhism and Science）」期刊（2000～）。

〔四〕推廣服務

◎身心成長禪修班：（1999～）

課程以提升身心靈之健康與成長為主旨。全學程計有十堂課，每周一次兩小時，每年舉辦一梯次。講授人陳國鎮教授。（意者請洽本會或查尋本會網站）

◎圓智天地（定期刊物）：（2001～）

本刊於 2001 年元月創辦，以「生命因智慧而圓滿，智慧因生命而發光」為發刊之理念。主要內容有每期專題（以佛法相關文章為主）、修行心得分享、圓覺活 訊息等要目。

〔五〕圓覺叢書

（一）「圓覺經典系列」：

- 1 《探究真心》：（2005 年新修版），主講人智崇居士。
- 2 《心經現代直解》：（2005 年新修版），主講人智崇居士。
- 3 《金剛經現代直解》：（2005 年新修版），主講人智崇居士。
- 4 《圓覺經現代直解》：（2005 年出版），主講人智崇居士。
- 5 《六祖壇經現代直解》：（2005 年新修版），主講人智崇居士。
- 6 《維摩詰經現代直解》：（2006 年新修版），主講人智崇居士。

（二）「圓覺現代系列」：

- 1 《又是人間走一回》：（2004 年新修版），作者陳國鎮教授。
- 2 《享受修行》：（2004 年出版），作者智崇居士（梁乃崇教授）。
- 3 《現代化佛學精要四篇》：（2008 年出版），作者智益居士（王守益教授）。
- 4 《智說心語》：（2005 年出版），作者智崇居士（梁乃崇教授）。
- 5 《人生經營分享錄》：（2005 年出版）。
- 6、7 《生命信息說》上、下：（2007 年出版），作者陳國鎮教授。
- 8 《真愛》：（2007 年出版），作者智崇居士（梁乃崇教授）。

（三）「圓覺文摘系列」：結緣品（32 開素裝本）

《物理說法》《回頭是岸》《生死大事》《來去平常》《享受修行文摘》《我為什麼要學佛 1》《我為什麼要學佛 2》《隨師弘法記行》《如何幫因》《發菩提心義訣》《修行圓舞曲》《理性、感性與願性》《對災難的省思》《宇宙生命的奧秘》

洽詢相關資料：

電話：（02）2389-3366 傳真：（02）2361-9265

e-mail: service.oah@msa.hinet.net

oahfound@ms51.hinet.net

網址：<http://www.obf.org.tw>

會址：10046 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 6 號 2 樓

○郵政劃撥：財團法人圓覺文教基金會 13216768 帳號

(請註明匯款用途，俾便辦理及檢核之用。)

尋根究理自解因·明了因果順法性
自覺覺他齊悟真·隨緣行願入佛境！

梁乃崇笑談人生轉捩點

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。
一個只相信科學證據的物理學者。
一個排斥宗教迷信、勇往直前的真理追求者。
一個努力探索西方文明、立志救國救民的時代菁英。
這些，都只是梁乃崇如夢的前半生。
三十八歲那年，因緣際會，他開啓了完全不同的人生。

諦聽這世界的言外之意

梁乃崇出生於民國二十八年大陸廣西省的陽朔。十歲隨父搭船抵基隆，此後定居台灣至今。他自小功課成績優異，畢業於台南一中、國立師範大學理化系物理組。而後任教於建國中學。五年後，受聘為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助理員，任職於位在新竹清華大學的中研院與清大合作的物理中心，其後並合聘為清大物理研究所教授。

整整二十七年歲月裏，梁乃崇憑著近五十篇受國際物理學術期刊肯定的物理論文，從助理研究員晉升至副研究員、研究員。他沒有碩士、博士學位，純憑研究論文一路升等，這在近年中研院是罕見的例子。

他決定去考考太子爺

梁乃崇向來看重的是實證，自信的也是實證；除非實證，否則一切不過是泡影。他說。在他年輕的時候，就有過一件關於實證的趣事。

那時他聽同事說，新竹某地有個太子爺廟的乩童很神。他很好奇，決定自己去探個究竟。

於是，梁乃崇和一群太太、阿婆一起「掛號」排隊。輪到他時，他一個人直挺挺坐在「太子爺」對面，不發一語，心想：「既然你有神通，哪還用得著我開口？」不料「太子爺」劈頭便說：「事業我不管！」然後又說：「我只幫人家解決病痛困難！」梁乃崇一聽，便反駁：「跟你有關啊！」言下之意是你怎麼能不管呢？說到這裡，「太子爺」突然翻臉了。大聲怒斥道：

「我不是人家玩的東西！」

當下，梁乃崇心頭一震，知道「實驗」已經做完了。原來。梁乃崇心裡想的是：他要在扯鈴的桿上套個紙哪吒，扯鈴滾來滾去，不就活像哪吒太子爺在踩風火輪嗎？然後再去申請個玩具專利，說不定可以發財呢！太子爺你意下如何呢？

被「太子爺」這樣義正辭嚴一番，梁乃崇覺得自己那樣去「鬧場」非常不好意思，但至少證實了世上真有所謂的「他心通」。

這個小小的經驗，卻對講究科學精神的梁乃崇造成不小的影響。他反省自己過去從未實證，便相信什麼神、佛、上帝、超能力都是騙人的「迷信」，這種態度其實一點也不科學；他因此幡然變成「不反對、不排斥宗教」，但還是沒辦法去信教。只是對佛教比較有興趣，便開始把清大圖書館裏有關禪宗的書全借出來研究，包括像鈴木大拙的禪書、胡適的《六祖壇經考》、吳經熊的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……。

「那些禪宗公案我實際上是看不懂的，但每次看了都十分歡喜，也不知道自己在歡喜甚麼。」而這種「莫名其妙」的親身感受，又激起他更大的研究佛法與探索自我的力量。

就這樣抱著實驗、實證的態度，梁乃崇一方面摸索自修，一方面隨清大一些學佛的教授參訪寺廟、打佛七，一直到三十六歲那年，因同事化工系顏孝欽教授引介，認識了他後來拜入門下的師父——修習密宗老紅教裡「圓覺宗」法門的吳潤江先生。

修行就是要修出本來面目

吳潤江先生定居在香港，到民國六十八年辭世前，梁乃崇總共與師父見面不過二十次左右。每次向師父請教，大也都只問一句，師父簡答一句、兩句而已。但梁乃崇深深體會到，師父的指引讓他在探索真理的路上，實實在在地進了一大步。「師父教我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也是我從他那裡接受、肯定的一件事就是：人有自性！也就是有本來面目，修行就是要修出這個。在這之前對這點我還有疑惑。但從他那裡，我完全確知了這件事。」

梁乃崇說，師父教的方法都是針對怎麼把自己的本來面目修出來，目標清清楚楚。「他也明白告訴我們，認為『不可能今生修成，一定要往生極樂世界才有希望』這種說法不正確，只有老實修心才是正法。」梁乃崇說經師父一點，此後他讀《金剛經》便豁然貫通了。

梁乃崇有一份講「《金剛經》中四相的真義」的演講記錄便流傳甚廣。尤其是他推理周密犀利，說法深入淺出，很能引起學術界人士的共鳴。早在十年前，便由梁乃崇主導，結合幾位科學界的佛學同好，舉辦了「佛學與科學研討會」，至今已辦到第五屆了，發表過許多海內外學者的研究論文。如「從量子力學看心物合一」、「活性與佛性」、「禪宗公案的創造性思維」……等等。

從科學到佛學，梁乃崇有一個思想上的轉捩點：「我檢討一件事：過去我之所以有勇氣堅定地做一個無神論者，是有依據的。這個依據就是科學無論什麼，都是定性定量證明出來的；沒辦法證明，它就不接受。而宗教只要直接接受、相信就好了。但我一反省，赫然發現科學這個強勢的證明基礎垮掉了。因為其實所有科學在證明之前，一定要接受、相信一些假設、公設或是預設，而那些其實也是不能被證明的。」所以，若從基礎來看，所謂科學與宗教根本沒有分別。但梁乃崇仍肯定長時間的科學訓練養成的「嚴謹」習慣，是他在宗教探索上的得力條件。

沒有 feeling，學問文章皆虛幻

「當然，也不是得先學科學才能學佛、修行。」梁乃崇說。那麼「修行」該從什麼地方出發呢？梁乃崇的「名言」之一是一一「修行要把握 feeling（感覺），從 feeling 下手。」他提到現代教育失敗的根源便在完全不重視 feeling，甚至抹煞、遮蔽了 feeling。他說，「回頭是岸」，惟有不斷向內找出自己真正的 feeling，修行才會有勁，對世界、生命的認識也才能真正深入。若沒有 feeling，再高明的學問文章也虛幻不值。梁乃崇微笑道，他現在看萬事萬物，與過去有些不同是「常看出這世界的言外之意」，他覺得人生宛如歡慶，自由的創造更是快樂。

梁乃崇為專心講經說法，已在六年前提前退休。他說自性人人本有，他並不是高人一等的「大師」，而只是這條探索旅途上去過又回來的有實際經驗的人，所以他目前全心投入的工作，不過是在為這條路上的旅人做「導遊」罷了。

懺悔偈：

罪從因起將因懺	因地轉善果亦善
果報來時不推卸	心甘情願自承擔
業報化盡罪自消	無罪無業方自在
痛改前非不造惡	如是方名真懺悔

四無量心：

慈愛寬厚廣修善	悲天憫人願消苦
喜讚天性好生美	捨離虛假證菩提

回向偈：

尋根究理自解因	明了因果順法性
自覺覺他齊悟真	隨緣行願入佛境